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选 (二)



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选（二）

劳山道士

邑有王生，行七，故家子。少慕道，闻劳山多仙人，负笈往游。登一顶，有观宇，甚幽。一道士坐蒲团上，素发垂领，而神观爽迈。叩而与语，理甚玄妙。请师之，道士曰：“恐娇情不能作苦。”答曰：“能之。”其门人甚众，薄暮毕集；王俱与稽首，遂留观中。

凌晨，道士呼王去，授以斧，使随众采樵。王谨受教。过月余，手足重茧，不堪其苦，阴有归志。一夕归，见二人与师共酌。日已暮，尚无灯烛。师乃剪纸如镜，粘壁间。俄顷，月明辉室，光鉴毫芒。诸门人环听奔走。一客曰：“良宵胜乐，不可不同。”乃于案上取壶酒，分贳诸徒，且嘱尽醉。王自思：七八人，壶酒何能遍给？遂各觅盎盂，竟饮先酌，惟恐樽尽；而往复挹注，竟不少减。心奇之。俄，一客曰：“蒙赐月明之照，乃尔寂饮，何不呼嫦娥来？”乃以箸掷月中。见一美人自光中出，初不盈尺；到地，遂与人等。纤腰秀项，翩翩作霓裳舞。已而歌曰：“仙仙乎！而还乎！而幽我于广寒乎！”其声清越，烈如箫管。歌毕，盘旋而起，跃登几上，惊顾之间，已复为箸。三人大笑。又一客曰：“今宵最乐，然不胜酒力矣。其饒我于月宫可乎？”三人移席，渐入月中。众视三人坐月中饮，须眉毕见，如影之在镜中。移时，月渐暗。门人燃烛来，则道士独坐，而客杳矣。几上肴核尚存，壁上月，纸园如镜而已。道士问众：“饮足乎？”曰：“足矣。”“足宜早寝，勿误樵苏。”众诺而退。王窃欣慕，归念遂息。

又一月，苦不可忍，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。心不能待，辞曰：“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，纵不能得长生术，或小有传习，亦可慰求教之心。今阅两三月，不过早樵而暮归；弟子在家，未谙此苦。”道士笑曰：“我固谓不能作苦，今果然。明早当遣汝行。”王曰：“弟子操作多日，师略授小技，此来为不负也。”道士问：“何术之求？”王曰：“每见师行处，墙壁所不能隔，但得此法足矣。”道士笑而允之。乃传以诀，令自咒，毕，乎曰：“入之！”王面墙，不敢入。又曰：“试入之。”王果从容入，及墙而阻。道士曰：“俯首骤入，勿逡巡。”王果去墙数步，奔而入。及墙，虚若无物；回视，果在墙外矣。大喜，入谢。道士曰：“归宜洁持，否则不验。”遂助资斧，遣之归。

抵家，自诩遇仙，坚壁所不能阻。妻不信。王效其作为，去墙数尺，奔而入，头触硬壁，募然而仆。妻扶视之，额上坟起如巨卵焉。妻揶揄之。王惭愤，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。

异史氏曰：“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；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，正复不少。今有伧父，喜疾毒而畏药石，遂有舐痈吮痔者，进宣威逞暴之术，以迎其旨。给之曰：‘执此术也以往，可以横行而无碍。’初试，未尝不小效，遂谓天下之大，举可以如是行矣，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，不止也。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梦狼

白翁，直隶人。长子甲，筮仕南服，二年无耗。适有瓜葛丁姓造谒，翁款之。丁素走无常，谈次，翁辄问以冥事。丁对话涉幻，翁不深信，但微哂之。

别后数日，翁方卧，见丁又来，邀与同游。从之去，入一城阙。移时，丁指一门曰：“此间君家甥也。”时翁有姐子为晋令。讶曰：“乌在此？”丁曰：“倘不信，入便知之。”翁入，果见甥，蝉冠豸绣，坐堂上，戟幢行列无人可通。丁曳之出，曰：“公子衙署，去此不远，亦愿见之否？”翁诺。少间，至一第，丁曰：“入之。”又入一门，见堂上、堂下，坐者、卧者，皆狼也。又视墀中，白骨如山，益惧。丁乃以身翼翁而进。公子甲方自内出，见父及丁，良喜。少坐，唤侍者治肴蕪。忽一巨狼衔死人入。翁战惕而起曰：“此胡为者？”甲曰：“聊充庖厨。”翁急止之。心怔忡不宁，辞欲出，而群狼阻道，进退方无所主。勿见诸狼纷然噪避，或窜床下，或伏几底，错愕不解其故。俄有两金甲猛士努目入，出黑索索甲。甲扑地化为虎，牙齿。一人出利剑，斂梟其首。一人曰：“且勿，且勿，此明年四月间事，不如姑敲齿去。”乃出巨锤锤齿，齿零落堕地。虎大吼，声震山岳。翁大惧，忽醒，乃知其梦。心异之。遣人招丁，丁辞不至。

翁乃志其梦，使次子指甲，函戒哀切。既至，见兄门齿尽脱，骇而问之，则醉中坠马所折。考其时，则父梦之日也。益骇，出父书。甲读之色变，为问曰：“此幻想梦之适符耳。何足怪！”时方赂当路者，得首荐，故不以妖梦为意。弟居数日，见其蠹役满堂，纳贿关说者，中夜不绝，流涕谏止之。甲曰：“弟日居衡茅，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。黜陟之权，在上台不在百姓。上台喜，便是好官；爱百姓，何求能令上台喜也？”弟知不可劝止，遂归，悉以告翁。翁闻之大哭，无可如何。惟损家济贫，日祷于神，但求逆子之报，不累妻孥。次年，报甲以荐举做吏部，贺者盈门。翁惟唏嘘，伏枕托疾不出。未几，闻子归途遇寇，主仆殒命。翁乃起，谓人曰：“鬼神之怒，止及其身，佑我家者不可谓不厚也。”因焚香而报谢之。慰藉翁者，咸以为道路之讹。惟翁则深信不疑，刻日为之营兆，而甲固未死。

先是，四月间，甲解任甫离境，即遇寇。甲倾装以献之。诸寇曰：“我等之来，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，宁专为此哉！”遂决其首。又问家人：“有司大成者谁是？”司故甲之腹心，助桀为虐者。家人共指之，贼亦决之。更有蠹役四人，甲聚斂臣也，将携入都，并搜决讫，始分资入囊，骛驰而去。甲魂伏道旁，见一宰官过，问：“杀者何人？”前驱者曰：“某县白知县也。”宰官曰：“此白某之子，不宜使老后见此凶惨，宜续其头。”即有一人掇头置腔上，曰：“邪人不宜使正，以肩承颌可也。”遂去。移时复苏。妻子往收其尸，见有余息，载之以行。从容灌之，亦受饮。但寄旅邸，贫不能归。半年许，翁始得确耗，遣次子致之而归。甲虽复生，而且能自顾其背，不复齿人数矣。

翁姐子有政声，是年行取为御史，悉符所梦。

异史氏曰：“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，比比也。即官不为虎，而吏且将为狼，况有猛于虎者耶！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，苏而使之自顾，鬼神之教微矣哉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席方平

席方平，东安人。其父名廉，性戇拙。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隙，羊先死；数年，廉病垂危，谓人曰：“羊某今贿嘱冥使撈我矣。”俄而，身赤肿，号呼遂死。席惨怛不食，曰：“我父朴讷，今见凌于强鬼；我将赴地下，代伸冤气耳。”自此不复言，时坐时泣，状类痴，盖魂已离舍矣。

席觉初出门，莫知所往，但见路有行人，便问城邑。少选，入城。其父已收狱中。至狱门，遥见父卧檐下，似甚狼狈；举目见子，潜然涕流。便谓：“狱吏悉受贿嘱，日夜撈掠，胫股摧残甚矣！”席怒，大骂狱吏：“父如有罪，自有王章，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！”遂出，抽笔为词。值城隍早衙，喊冤以投。羊惧，内外贿通，始出质理。城隍以所告无据，颇不直席。席忿气无所复伸，冥行百余里，至郡，以官役私状，告之郡司。迟至半月，始得质理。郡司扑席，仍批城隍覆案。席至邑，备受械梏，惨冤不能自舒。城隍恐其再讼，遣役押送归家。役至门辞去。席不肯入，遁赴冥府，诉郡邑之酷贪。冥王立拘质对。二官窑遣腹心，与席关说，许以千金。席不听。过数日，逆旅主人告曰：“君负气已甚，官府求和而执不从，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，恐事殆矣。”席以道路之口，犹未深信。俄有皂衣人唤入。升堂，见冥王有怒色，不容置词，命笞二十。席厉声问：“小人何罪？”冥王漠若不闻。席受笞，喊曰：“受笞允当，谁教我无钱耶！”冥王益怒，命置火床。两鬼摔席下，见东墀有铁床，炽火其下，床面通赤。鬼脱席衣，掬置其上，反复揉捺之。痛极，骨肉焦黑，苦不得死。约一时许，鬼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扶起，促使下床着衣，犹幸跛而能行。复至堂上，冥王问：“敢再讼乎？”席曰：“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，若言不讼，是欺王也。必讼！”又问：“讼何词？”席曰：“身所受者，皆言之耳。”冥王又怒，命以锯解其体。二鬼拉去，见立木，高八九尺许，有木板二，仰置其下，上下凝血模糊。方将就缚，忽堂直大呼：“席某”，二鬼即复押回。冥王又问：“尚敢讼否？”答云：“必讼！”冥王命捉去速解。既下，鬼乃以二板夹席，缚木上。锯方下，觉顶脑渐辟，痛不可禁，顾亦忍而不号。闻鬼曰：“壮哉此汉！”锯隆隆然寻至胸下。又闻一鬼云：“此人大孝无辜，锯令稍偏，勿损其心。”遂觉锯锋曲折而下，其痛倍苦。俄顷，半身辟矣。板解，两身俱仆。鬼堂大声以报。堂上传呼，令合身来见。二鬼即推令复合，曳使行。席觉锯缝一道，痛欲复裂，半步而仆。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曰：“赠此以报汝孝。”受而束之，一身顿健，殊无少苦。遂升堂而状。冥王复问如前，席恐再罹酷毒，便答：“不讼矣。”冥王立命送还阳界。隶率出北门，指示归途，反身遂去。

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，来无路可达帝听；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，其神聪明正直，诉之当有灵异。窃喜两隶已去，遂转身南向。奔驰间，有二人追至，曰：“王疑汝不归，今果然矣。”摔回复见冥王。窃意冥王益怒，祸必更惨；而王殊无厉容，谓席曰：“汝志诚孝。但汝父冤，我已为若雪之矣。今已往生富贵家，何用汝呜呼为？今送汝归，予以千金之产、期颐之寿，于愿足乎？”乃注籍中，嵌以巨印，使亲视之。席谢而下。鬼与俱出，至途，驱而骂曰：“奸猾贼！频频反复，使人奔波欲死！再犯，当捉入大磨中，细细研之！”席张目叱曰：“鬼子胡为者！我性耐刀锯，不耐搥楚。请返见王。王如令我自归，亦复何劳相送。”乃返奔。二鬼惧，温语劝回。席故蹇缓，行数步，辄憩路侧。鬼怒不敢复言。

约半日，至一村，一门半开，鬼引与共坐，席便据门闾。二鬼乘其不备推入门中。惊定自视，身已生为婴儿。愤啼不乳，三日遂殇，魂摇摇不忘灌口。约奔数十里，忽闻羽葆来，幡戟横路，越道避之，因犯鹵簿。为前马所执，繫送车前。仰见车中一少年，丰仪瑰玮。问席：“何人？”席冤愤正无所出，且意是必巨官，或当能作威福，因细诉毒痛。车中人命释其缚，使随车行。俄至一处，官府十余员，迎谒道左。车中人各有问讯，已而指席谓一官曰：“此下方人，正欲往诉，宜即为之剖决。”席询之从者，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，所嘱即二郎也。席视二郎，修躯多髯，不类世间所传。九王既去，席从二郎至一官廨，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。少顷，槛车中有囚人出，则冥王及郡司、城隍也。当堂对勘，席所言皆不妄。三官战栗，状若伏鼠。二郎援笔立判。顷之，传下判语，令案中人共视之。判云：

勘得冥王者，职膺王爵，身受帝恩，自应贞洁以率臣僚，不当贪墨，以速官谤。而乃繁纓棨戟，徒夸品秩之尊；羊狠狼贪，竟玷人臣之节。斧敲斤斲，妇子之皮骨皆空；鱼食鲸吞，蝼蚁之微生可悯。当掬西江之水，为尔湔肠；即烧东壁之床，请君入瓮。城隍郡司，为小民父母之官，司上帝牛羊之牧。虽则职居下列，而尺痒者不辞折腰；即或势逼大僚，而有志者亦应强项。乃上下其鹰鹯之手，既罔念夫民贫；且飞扬其狙狻之奸，更不嫌乎鬼瘦。惟受赃而枉法，真人面而兽心！是宜剔髓伐毛，暂罚冥死；所当脱皮换革，仍令胎生。隶役者，既有鬼曹，便非人类。只宜公门修行，庶还落蓐之身；何得苦海生波，益造弥天之孽？飞扬跋扈，狗脸生六月之霜；隳突叫号，虎威断九衢之路。肆淫威于冥界，咸知狱吏为尊；助酷虐于昏官，共以屠伯是惧。当于法场之内，刳其四肢；更向汤镬之中，捞其筋骨。羊某富而不仁，狡而多诈。金光盖地，因使阎摩殿上，尽是阴霾；铜臭熏天，遂教枉死城中，全无日月。余腥犹能役鬼，大力直可通神。宜籍羊氏之家，以赏席生之孝。即押赴东岳施行。

又谓席廉：“念汝子孝义，汝性良懦，可再赐阳寿三纪。”因使两人送之归里。席乃抄其判词，途中父子共读之。既至家，席先苏；令家人启棺视父，僵尸犹冰，俟之终日，渐温而活。乃索抄词，则已无矣。

自此，家日益丰，三年间，良沃遍野，而羊氏子孙微矣，楼阁田产，尽为席有。里人或有买其田者，夜梦神人叱之曰：“此席家物，汝乌得有之！”初未深信；既而种作，则终年升斗无所获，于是复鬻归席。席父九十岁而卒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人人言净土，而不知生死隔世，意念都迷，且不知其所以来，又乌知其所以去；而况死而又死，生而复生者乎？忠孝志定，万劫不移，异哉席生，何其伟也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画皮

太原王生，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独奔。甚艰于步。急走趁之，乃二八姝丽。心相爱乐，问：“何夙夜踽踽独行？”女曰：“行道之人，不能解愁忧，何劳相问。”生曰：“卿何愁忧？或可效力，不辞也。”女黯然曰：“父母贪赂，鬻妾朱门。嫡妒甚，朝詈而夕楚辱之，所弗堪也，将远遁耳。”问：“何之？”曰：“在亡之人，乌有定所。”生言：“敝庐不远，即烦枉顾。”女喜，从之。生代携物，导与同归。女顾室无人，问：“君何无家口？”答云：“斋耳。”女曰：“此所良佳。如怜妾而活之，须秘密，勿泄。”生诺之。乃与寝合。使匿密室，过数日而人不知也，生微告妻。妻陈，疑为大家媵妾，劝遣之。生不听。

偶适市，遇一道士，顾生而愕，问：“何所遇？”答言：“无之。”道士曰：“君身邪气萦绕，何言无？”生又力白。道士乃去，曰：“惑哉！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。”生以其言异，颇疑女；转思明明丽人，何至为妖，意道士借魔襦以猎食者。无何，至斋门。门内杜，不得入。心疑所作，乃逾堦垣，则室门亦闭。蹑足而窗窥之，见一狞鬼，面翠色，齿巉巉如锯，铺人皮于榻上，执采笔而绘之。已而掷笔，举皮如振衣状，披于身，遂化为女子。睹此状，大惧，兽伏而出。急追道士，不知所往。遍迹之，遇于野，长跪乞救。道士曰：“请遣除之。此物亦良苦，甫能觅代者，予办不忍伤其生。”乃以蝇拂授生，令挂寝门。临别，约会于青帝庙。生归，不敢入斋，乃寝内室，悬拂焉。一更许，闻门外戢戢有声。自不敢窥，使妻窥之。但见女子来，望拂子不敢进；立而切齿，良久乃去。少时，复来，骂曰：“道士吓我。终不然，宁入口而吐之耶！”取拂碎之，坏寝门而入，径登生床，裂生腹，掏生心而去。妻号，婢入烛之，生已死，腔血狼藉。陈骇涕不敢声。

明日，使弟二郎奔告道士。道士怒曰：“我固怜之，鬼子乃敢尔！”即从生弟来。女子已失所在。既而仰首四望，曰：“幸遁未远。”问：“南院谁家？”二郎曰：“小生所舍也。”道士曰：“现在君所。”二郎愕然，以为未有。道士问曰：“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？”答曰：“仆早赴青帝庙，良不知。当归问之。”去少顷而返，曰：“果有之。晨间一姬来，欲佣为仆家操作；室人止之，尚在也。”道士曰：“即是物矣。”遂与俱往，仗木剑，立庭心，呼曰：“孽魅偿我拂子来！”姬在室惶遽无色，出门欲遁。道士逐击之。姬仆，人皮划然而脱，化为厉鬼，卧嗥如猪。道士以木剑梟其首。身变作浓烟，匝地作堆。道士出一葫芦，拔其塞，置烟中，飏飏然如口吸气。瞬息烟尽，道士塞口入囊。共视人皮，眉目手足，无不备具。道士卷之，如卷画轴声，亦囊之。乃别，欲去。

陈氏拜迎于门，哭求回生之法。道士谢不能。陈益悲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曰：“我术浅，诚不能起死。我指一人，或能之，往求必合有效。”问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市上有疯者，时卧粪土中，试叩而哀之。倘狂辱夫人，夫人勿怒也。”二郎亦习知之，乃别道士，与嫂俱往。见乞人癫歌道上，鼻涕三尺，秽不可近。陈膝行而前。乞人笑曰：“佳人爱我乎？”陈告之故。又大笑曰：“人尽夫也，活之何为。”陈固哀之。乃曰：“异哉！人死而乞活于我，我阎罗耶？”怒以杖击陈，陈忍痛受之。市人渐集如堵。乞人咯痰唾盈把，举向陈吻曰：“食之！”陈红涨于面，有难色。既思道士之嘱，遂强啖焉。觉入喉中，硬如团絮，格格而下，停结胸间。乞人大笑曰：“佳人爱

我哉！”遂起，行已不顾。尾之，入于庙中。迫而求之，不知所在，前后冥搜，殊无端兆，惭恨而归。既悼亡夫之惨，又悔食唾之羞，俯仰哀啼，但愿即死。方欲展血敛尸，家人伫望，无敢近者。陈抱尸收肠，且理且哭。哭极声嘶，顿欲呕，觉膈中结物，突奔而出，不及回首，已落腔中。惊而视之，乃人心也，在腔中突突犹跃，热气腾蒸如烟然。大异之，急以两手合腔，极力抱挤；少懈，则气氤氲自缝中出。乃袭缁帛，急束之。以手抚尸，渐温。覆以衾裯。中夜启视，有鼻息矣。天明竟活。为言：“恍惚若梦，但觉腹隐痛耳。”视破处，痂结如钱，寻愈。

异史氏曰：“愚哉世人！明明妖也，而以为美。迷哉愚人！明明忠也，而以为妄，然爱人之色而渔之，妻亦将食人唾而甘之矣，天道好还，无往不复，但愚而迷者不悟耳，可哀也夫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青凤

太原耿氏，故大家，第宅宏阔。后凌夷，楼舍边亘，半旷废之，因生怪异，堂门辄自开掩，家人恒中夜骇哗。耿患之。移居别墅，留老翁门焉。由此荒落益甚，或闻笑语歌吹声。

耿有从子去病，狂放不羁，嘱翁有所闻见，奔告之。至夜，见楼上灯光明灭，走报生。生欲入覘其异。止之，不听。门户素所习识，竟拔蓬蒿，曲折而入。登楼，殊无少异。穿楼而过，闻人语切切。潜窥之，见巨烛双烧，其明如昼。一叟儒冠南面坐，一媪相对，俱年四十余。东向一少年，可二十许。右一女郎，才及笄耳。酒馔满案，围坐笑语。生突入，笑呼曰：“有不速之客一人来！”群惊奔匿。独叟出叱问：“谁何入人闺闼？”生曰：“此我家闺闼，君占之，旨酒自饮，不一邀主人，毋乃太吝？”叟审睇曰：“非主人也。”生曰：“我狂生耿去病，主人之从子耳。”叟致敬曰：“久仰山斗。”乃揖生入。便呼家人易馔，生止之。叟乃酌客，生曰：“吾辈通家，座客无庸见避，还祈招饮。”叟呼：“孝儿！”俄少年自外入。叟曰：“此豚儿也。”揖而坐。略审门阀，叟自言：“义君姓胡。”生素豪，谈议风生；孝儿亦倜傥：倾吐间，雅相爱悦。生二十一，长孝儿二岁，因弟之。叟曰：“闻君祖纂《涂山外传》，知之乎？”答：“知之。”叟曰：“我涂山氏之苗裔也。唐以后，谱系犹能忆之；五代而上无传焉。幸公子一垂教也！”生略述涂山女佐禹之功，粉饰多词，妙绪泉涌。叟大喜，谓子曰：“今幸得闻所未闻。公子亦非他人，可请阿母及青凤来共听之，亦令知我祖德也。”孝儿入帟中。少时，媪偕女郎出。审顾之，弱态生娇，秋波流慧，人间无其丽也。叟指妇云：“此为老荆。”又指女郎：“此青凤，鄙人之犹女也。颇慧，所闻见，辄记不忘，故唤令听之。”生谈竟而饮，瞻顾女郎，停睇不转。女觉之，辄俯其首。生隐蹑莲钩，女急敛足，亦无愠怒。生神志飞扬，不能自主，拍案曰：“得妇如此，西南王不易也！”媪见生渐醉益狂，与女惧起，遽褰帟去。生失望，乃辞叟出，而心萦萦，不能忘情于青凤也。

至夜复往，则兰麝犹芳，而凝待终宵，寂无声咳。归与妻谋，欲携家而居之，冀得一遇。妻不从。生乃自往，读于楼下。夜方凭几，一鬼披发入，面黑如漆，张目视生。生笑，染指砚墨自涂，灼灼然相与对视。鬼惭而去。次夜，更既深，灭烛欲寝，闻楼后发扃，辟之砰然。生急起窥覘，则扉半启。俄闻履声细碎，有烛光自房中出。视之，则青凤也。骤见生，骇而却退，遽阖双扉。生长跪而致词曰：“小生不避险恶，实以卿故。幸无他人，得一握手为笑，死不憾耳。”女遥语曰：“惓惓深情，妾岂不知。但吾叔闺训严，不敢奉命。”生因哀之云：“亦不敢望肌肤之亲，但一见颜色足矣。”女似肯可，启关出，捉之臂而曳之。生狂喜，相将入楼下，拥而加诸膝。女曰：“幸有夙分。过此一夕，即相思无用矣。”问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阿叔畏君狂，故化厉鬼以相吓，而君不动也。今已卜居他所。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，而妾留守，明日即发矣。”言已欲去，云：“恐叔归。”生强止之，欲与为欢。方持论间，叟掩入。女羞惧无以自容，俯首倚床，拈带不语。叟怒曰：“贱婢辱吾门户！不速去，鞭撻且从其后！”女低头急去。叟亦出。尾而听之，呵诟万端，闻青凤嚶嚶啜泣。生心意如割，大声曰：“罪在小生，于青凤何与！倘宥凤也，刀锯斧钺，小生愿身受之！”良久寂静，生乃归寝。自此第内绝不复声息矣。

生叔闻而奇之，愿售以居，不较值。生喜，携家口而迁焉。居逾年，甚适，而未尝须臾忘青凤也。

会清明上墓归，见小狐二，为犬逼逐。其一投荒窜去；一则惶急道上，望见生，依依哀啼，塌耳戢首，似乞其援。生怜之，启裳襟，提抱以归。闭门，置床上，则青凤也。大喜，慰问。女曰：“适与婢子戏，遭此大厄。脱非郎君，必葬犬腹。望无以非类见憎。”生曰：“日切怀思，系于魂梦。见卿如获异宝，何憎之云！”女曰：“此天数也！不因颠覆，何得相从？然幸矣，婢子必以妾为已死，可与君坚永约耳。”生喜，另舍居之。

积二年余。生方夜读，孝儿忽入。生辍读，诘诘所来。孝儿伏地怆然曰：“家君有横难，非君莫拯。将自诣恳，恐不见纳，故以某来。”问：“何事？”曰：“公子识莫三郎否？”曰：“此吾年家子也。”孝儿曰：“明日将过。倘携有猎狐，望君之留之也。”生曰：“楼下之羞，耿耿在念，他事不敢预闻。必欲仆效绵薄，非青凤来不可。”孝儿零涕曰：“凤妹已野死三年矣！”生拂衣，曰：“既尔，则恨滋深耳！”执卷高吟，殊不顾瞻。孝儿起，哭失声，掩面而去。生如青凤所，告以故。女失色曰：“果救之否？”曰：“救则救之，适不之诺者，亦聊以报前横耳。”女乃喜曰：“妾少孤，依叔成立。昔虽获罪，乃家范应尔。”生曰：“诚然，但使人不能无介介耳。卿果死，定不相援。”女笑曰：“忍哉！”次日，莫三郎果至，镂膺虎*，仆从甚赫。生门逆之。见获禽甚多，中一黑狐，血殷毛革；抚之，皮肉犹温。便托裘敝，乞得补缀。莫慨然解赠。生即付青凤，乃与客饮。客既去，女抱狐于怀，三日而苏，展转复化为叟。举目见凤，疑非人间。女历言其情。叟乃下拜，惭谢前愆。喜顾女曰：“我固谓汝不死，今果然矣。”女谓生曰：“君如念妾，还乞以楼宅相假，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。”生诺之。叟赧然谢别而去。入夜，果举家来。由此如家人父子，无复猜忌矣。生斋居，孝儿时共谈宴。生嫡出子渐长，遂使傅之；盖循循善教，有师范焉。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晚霞

五月五日，吴越间有斗龙舟之戏：剖木为龙，绘鳞甲，饰以金碧；上为雕甍朱槛，帆旌皆以锦绣；舟末为龙尾，高丈余，以布索引木板下垂，有童坐板上，颠倒滚跌，作诸巧剧。下临江水，险危欲堕。故其购是童也，先以金啖其父母，预调驯之，堕水而死，勿悔也。吴门则载美妓，较不同耳。

镇江有蒋氏童阿端，方七岁，便捷奇巧，莫能过，声价益起，十六岁犹用之。至金山下，堕水死。蒋媪止此子，哀鸣而已。阿端不自知死，有两人导去，见水中别有天地；回视，则流波四绕，屹如壁立。俄现宫殿，见一人兜牟坐。两人曰：“此龙窝君也。”便使拜伏。龙窝君颜色如雾，曰：“阿端伎巧可入柳条部。”遂引至一所，广殿四合。趋上东廊，有诸少年出与为礼，率十三四岁。即有老姬来，众呼“解姥”。坐令献技。已乃教以钱塘飞霆之舞，洞庭和风之乐。但闻鼓钲黄聒，诸院皆响。既而诸院皆息。姥恐阿端不能即娴，独絮絮调拨之；而阿端一过，殊已了了。姥喜曰：“得此儿，不让晚霞矣！”

明日，龙窝君按部，诸部毕集。首按夜叉部，鬼面鱼服。鸣大钲，围四尺许；鼓可四人合抱之，声如巨霆，叫噪不复可闻。舞起，则巨涛汹涌，横流空际，时堕一点星光，及着地消灭。龙窝君急止之，命进乳莺部，皆二八姝丽，笙乐细作。一时清风习习，波声俱静，水渐凝如水晶世界，上下通明。按毕，俱退立西墀下。次按燕子部，皆垂髻人。内一女郎，年十四五岁，振袖倾鬟，作散花舞；翩翩翔起，襟袖袜履间，皆出五色花朵。随风飏下，飘泊满庭。舞毕，随其部亦下西墀。阿端旁睨，雅爱好之。问之同部，即晚霞也。无何，唤柳条部。龙窝君特试阿端。端作前舞，喜怒随腔，俯仰中节。龙窝君嘉其慧悟，赐五文裤褶，鱼须金束发，上嵌夜光珠。阿端拜赐下，亦趋西墀，各守其伍。端于众中遥注晚霞，晚霞亦遥注之。少间，端逡巡出部而北，晚霞亦渐出部而南；相去数武，而法严不敢乱部，相视神驰而已。既按蛺蝶部，童男女皆双舞，身长短、年大小、服色黄白，皆取诸同。诸部按已，鱼贯而出。柳条在燕子部后，端疾出部前，而晚霞已缓滞在后。回首见端，故遗珊瑚钗，端急纳袖中。

既归，凝思成疾，眠餐顿废。解姥辄进甘旨，日三四省，抚摩殷切，病不少瘥，姥忧之，罔所为计，曰：“吴江王寿期已迫，且为奈何！”薄暮，一童子来，坐榻上与语，自言：“隶蛺蝶部。”从容问曰：“君病为晚霞否？”端惊问：“何知？”笑曰：“晚霞亦如君耳。”端凄然起坐，便求方计。童问：“尚能步否？”答云：“勉强尚能自力。”童挽出，南启一户；折而西，又辟双扉。见莲花数十亩，皆生平地上；叶大如席，花大如盖，落瓣堆梗下盈尺。童引入其中，曰：“姑坐此。”遂去。少时，一美人拨莲花而入，则晚霞也。相见惊喜，各道相思，略述生平。遂以石压荷盖令侧，雅可障蔽；又匀铺莲瓣而藉之，欣与狎寝。既订后约，日以夕阳为候，乃别。端归，病亦妹愈。由此两人日一会于莲亩。过数日，随龙窝君往寿吴江王。称寿已，诸都悉还，独留晚霞及乳莺部一人在宫中教舞，数月更无音耗，端怅惘若失。惟解姥日往来吴江府。端托晚霞为外妹，求携去，冀一见之。留吴江门下数日，宫禁森严，晚霞苦不得出，怏怏而返。积月余，痴想欲绝。一日，解姥入，戚然相吊曰：“惜乎！晚霞投江矣！”端大骇，涕下不能自止。因毁冠裂服，藏金珠而出，意欲相从俱死。但见江水若壁，以首力触不得入。念欲

复还，惧问冠服，罪将增重。意计穷蹙，汗流浹踵。忽睹壁下有大树一章，乃猿攀而上，渐至端杪；猛力跃堕，幸不沾濡，而竟已浮水上。不意之间，恍睹人世，遂飘然泅去。移时得岸，少坐江滨，顿思老母，遂趁舟而去。

抵里，四顾居庐，忽如隔世。赵赳至家，忽闻窗中有女子曰：“汝子来矣。”音声甚似晚霞。俄与母俱出，果晚霞也。斯时两人喜胜于悲；而媪则悲疑惊喜，万状具作矣。初，晚霞在吴江，觉腹中震动。龙宫法禁严，恐旦夕身毙，横遭挞楚；又不得一见阿端，但欲求死，遂潜投江水。身泛起，浮沉波中。有客舟拯之，问其居里。晚霞故吴名妓，溺水不得其尸。自念行院不可复投，遂曰：“镇江蒋氏，吾婿也。”客因代赁扁舟送诸其家。蒋媪疑其错误，女自言不误，因以其情详告媪。媪以其风格婉妙，颇爱悦之；第虑年太少，必非肯终寡也者。而女孝谨，顾家中贫，便脱珍饰售数万。媪察其志无他，良喜。然无子，恐一旦临蓐，不见信于戚里，以谋女。女曰：“母但得真孙，何必求人知。”媪亦安之。会端至，女喜不自己。媪亦疑儿不死，阴发儿冢，骸骨俱存。因以此诘端，端始爽然自悟。然恐晚霞恶其非人，嘱母勿得言。母然之。遂告同里，以为当日所得非儿尸，然终虑其不能生子。未几，竟举一男，捉之无异常儿，始悦。久之，女渐觉阿端非人，乃曰：“胡不早言！凡鬼衣龙宫衣七七，则魂魄坚凝，生人不殊矣。若得宫中龙角胶，可以续骨节而生肌肤，惜不早购之也。”端货其珠，有贾胡出资百万，家由此巨富。值母寿，夫妻歌舞称觞，遂传闻淮王邸。王欲强夺晚霞。端惧，见王自陈：“夫妇皆鬼。”验之无影而信，遂不之夺。但遣宫人就别院传其技。女以龟尿毁容，而后见之。教三月，终不能尽其技而去。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汪士秀

汪士秀，庐州人。刚勇有力，能举石舂。父子善蹴鞠。父四十余，过钱塘溺焉。

积八九年，汪以故诣湖南，夜泊洞庭。时望月东升，澄江如练。方眺瞩间，忽有五人自湖中出，携大席，平铺水面，略可半亩。纷陈酒馔，馔器磨触作响，然声温厚，不类陶瓦。已而三人践席坐，二人侍饮。坐者一衣黄，二衣白；头上巾皆皂色，峨峨然下连肩背，制绝奇古，而月色微茫，不甚可晰。侍者俱褐衣；其一似童，其一似叟也。但闻黄衣人曰：“今夜月色大佳，足供快饮。”白衣者曰：“此夕风景，大似广利王宴梨花岛时。”三人互劝，引爵浮白。但语略小，即不可闻。舟人隐伏，不敢动息。汪细审侍者叟，酷类父；而听其言，又非父声。二漏将残，忽一人曰：“趁此月明，宜一击球为乐。”即见僮没水中，取一圆出，大可盈抱，中如水银满贮，表里通明。坐者尽起。黄衣人呼叟共蹴之。蹴起丈余，光摇摇射人眼。俄而轰然远起，飞堕舟中。汪技痒，仍力踏去，觉异常轻软。踏猛似破，腾寻丈；中有漏光，下射如虹；然疾落，又如经天之彗，直投水中，滚滚作沸泡声而灭。席中共怒曰：“何物生人，败我清兴！”叟笑曰：“不恶不恶，此吾家流星拐也。”白衣人嗔其语戏，怒曰：“都方厌烦，老奴何得作欢？便同小乌皮捉得狂子来；不然，胫股当有椎吃也！”汪计无所逃，即亦不畏，捉刀立舟中。倏见僮叟操兵来。汪注视，真其父也。疾呼：“阿翁！儿在此。”叟大骇，相顾凄然。僮即返身去。叟曰：“儿急作匿，不然都死矣。”言未已，三人忽已登舟。面皆漆黑，睛大于榴。攫叟出。汪力与夺，摇舟断缆。汪以刀力截其臂落，黄衣者乃逃，一白衣人奔汪；汪刳其颅，堕水有声，哄然俱没。方谋夜渡，旋见巨喙出水面，深若井。四面湖水奔注，砰砰作响。俄一喷涌，则浪接星头，万舟簸荡。湖人大怒。舟上有石鼓二，皆重百斤。汪举一以投，激水雷鸣，浪渐消；又投其一，风波悉平。汪疑父为鬼。叟曰：“我固未尝死也。溺江中者十之九人，皆为妖物所食；我以踏圆得全。物得罪于钱塘君，故移避洞庭耳。三人，鱼精；所蹴，鱼胞也。”父子聚喜，中夜击棹而去。天明，见舟中有鱼翅，径四五尺许，乃悟是夜间所断臂也。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婴宁

王子服，莒之罗店人。早孤，绝慧，十四入泮，母最爱之，寻常不令游郊野。聘萧氏，未嫁而夭，故求凰未就也。

会上元，有舅氏子吴生，邀同眺瞩。方至村外，舅家有仆来，招吴去。生见游女如云，乘兴独遨。有女郎携婢，捻梅花一枝，容华绝代，笑容可掬。生注目不移，竟忘顾忌。女过去数武，顾婢曰：“个儿郎目灼灼似贼！”遗花地上，笑语自去。生拾花怅然，神魂丧失，快快遂返。至家，藏花枕底，垂头而睡，不语亦不食。母忧之。醮禳益剧，肌革锐减，医师诊视，投剂发表忽忽若迷。母抚问所由，默然不答。适吴生来，嘱密诘之。吴至榻前，生见之泪下。吴就榻慰解，渐致研诘。生具吐其实，且求谋划。吴笑曰：“君意亦复痴，此愿有何难遂？当代访之。徒步于野，必非世家。如其未字，事固谐矣，不然，拚以重贿，计必允遂。但得痊瘳，成事在我。”生闻之，不觉解颐。吴出告母，物色女子居里，而探访既穷，并无踪绪。母大忧，无所为计。然自吴去后，颜顿开，食亦略进。数日，吴复来。生问所谋，吴给之曰：“已得之矣。我以为谁何人，乃我姑氏女，即君姨妹，今尚待聘。虽内戚有婚姻之嫌，实告之，无不谐者。”生喜溢眉宇，问：“居何里？”吴诡曰：“西南山中，去此可三十余里。”生又咐嘱再四，吴锐身自任而去。生由此饮食渐加，日就平复。探视枕底，花虽枯，未便凋落，凝思把玩，如见其人。怪吴不至，折简招之。吴支托不肯赴召。生恚怒，悒悒不欢。母虑其复病，急为议姻。略与商榷，辄摇首不愿。惟日盼吴。吴迄无耗，益怨恨之。转思三十里非遥，何必仰息他人？怀梅袖中，负气自往，而家人不知也。伶仃独步，无可问程，但望南山行去。约三十余里，乱山合沓，空翠爽肌。寂无人行，止有鸟道。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，隐隐有小里落。下山入村，见舍宇无多，皆茅屋，而意甚修雅。北向一家，门前皆丝柳，墙内桃杏犹繁，间以修竹，野鸟格磔其中。意其园亭，不敢遽入。回顾对户，有巨石滑洁，因据坐少憩。俄闻墙内有女子长呼“小荣！”其声娇细。方伫听间，一女郎由东而西，执杏花一朵，俯首自簪；举头见生，遂不复簪，含笑捻花而入。审视之，即上元途中所遇也。生骤喜，但念无以阶进。欲呼姨氏，顾从无还往，惧有讹误。门内无人可问。坐卧徘徊，自朝至于日昃，盈盈望断，并忘饥渴。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，似讶其不去者。忽一老媪扶杖出，顾生曰：“何处郎君，闻自辰刻便来，以至于今，意将何为？得勿饥耶？”生急起揖之，答云：“将以盼亲。”媪聩不闻。又大言之。乃问：“贵戚何姓？”生不能答。媪笑曰：“奇哉！姓名尚自不知，何亲可探？我视郎君，亦书痴耳。不如从我来，啖以粗粝，家有短榻可卧。待明朝归，询知姓氏，再来探访，不晚也。”生方腹馁思啖，又从此渐近丽人，大喜，从媪入。见门内白石砌路，夹道红花，片片堕阶上；曲折而西，又启一关，豆棚花架满庭中。肃客入舍，粉壁光明如镜；窗外海棠，枝条探入室中。茵藉几榻，罔不洁泽。甫坐，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。媪唤：“小荣，可速作黍！”外有婢子声而应。坐次，具展宗阀。媪曰：“郎君外祖，莫姓吴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媪惊曰：“是吾甥也！尊堂，我妹子，年来以家窶贫，又无三尺男，遂至音问梗塞。甥长成如许，尚不相识。”生曰：“此来即为姨也，匆遽遂忘姓氏。”媪曰：“老身秦姓，并无诞育；弱息仅存，亦为庶产。渠母改醮，遗我鞠养，颇亦不钝；但少教训，嬉不知愁。少顷，使来拜识。”未几，婢子具饭，雘

尾盈握。媪劝餐已，婢来敛具。媪曰：“唤宁姑来。”婢应去。良久，闻户外隐笑声。媪又唤曰：“婴宁！汝姨兄在此。”户外嗤嗤笑不已。婢推之以入，犹掩其口，笑不可遏。媪瞋目曰：“有客在，咤咤叱叱，是何景象！”女忍笑而立，生揖之。媪曰：“此王郎，汝姨子。一家尚不相识，可笑人也。”生问：“妹子年几何矣？”媪未能解。生又言之。女复笑，不可仰视。媪谓生曰：“我言少教诲，此可见矣。年已十六，呆痴才如婴儿。”生曰：“小于甥一岁。”曰：“阿甥已十七矣，得非庚午属马者耶？”生首应之。又问：“甥妇阿谁？”答云：“无之。”曰：“如甥才貌，何十七岁犹未聘耶？婴宁亦无姑家，极相匹敌，惜有内亲之嫌。”生无语，目注婴宁，不暇他瞬。婢向女小语云：“目灼灼，贼腔未改。”女又大笑，顾婢曰：“视碧桃开未？”遽起，以袖掩口，细碎连步而出。至门外，笑声始纵。媪亦起，唤婢补被，为生安置。曰：“阿甥来不易，宜留三五日，迟迟送汝归。如嫌幽闷，舍后有小园，可供消遣。有书可读。”

次日，至舍后，果有园半亩，细草铺毡，杨花糝径。有草舍三楹，花木四合其所。穿花小步，闻树苏苏有声，仰视，则婴宁在上。见生来，狂笑欲堕。生曰：“勿尔！堕矣！”女且下且笑，不能自止。方将及地，失手而堕，笑乃止。生扶之，阴掇其腕，女笑又作，倚树不能行，良久乃罢。生俟其笑歇，乃出袖中花示之。女接之曰：“枯矣，何留之？”曰：“此上元妹子所遗，故存之。”问：“存之何意？”曰：“以示相爱不忘也。自上元相遇，凝思成疾，自分为异物，不图得见颜色，幸垂怜悯！”女曰：“此大细事。至戚何所靳惜？待兄行时，园中花，当唤老奴来，折一巨捆负送之。”生曰：“妹子痴耶？”女曰：“何便是痴？”曰：“我非爱花，爱捻花之人耳。”女曰：“葭莩之情，爱何待言！”生曰：“我所谓爱，非瓜葛之爱，乃夫妻之爱。”女曰：“有以异乎？”曰：“夜共枕席耳。”女俯思良久，曰：“我不惯与生人睡！”语未已，婢潜至，生惶恐遁去。少时，会母所。母问：“何往？”女答以园中共话。媪曰：“饭熟已久，有何长言，啁噉乃尔？”女曰：“大哥欲我共寝。”言未已，生大窘，急目瞪之，女微笑而止。幸媪不闻，犹絮絮究诘。生急以他词掩之，因小语责女。女曰：“适此语不应说耶？”生曰：“此背人语。”女曰：“背他人，岂得背老母？且寝处亦常事，何讳之？”生恨其痴，无术可以悟之。食方竟，家中人捉双卫来寻生。先是，母待生久不归，始疑。村中搜觅几遍，竟无踪兆。因往询吴。吴忆曩言，因教于西南山行觅。凡历数村，始至于此。生出门，适相值。便入告媪，且请偕女同归。媪喜曰：“我有志，匪伊朝夕，但残躯不能远涉。得甥携妹子去，识认阿姨，大好！”呼婴宁，宁笑至。媪曰：“有何喜，笑辄不辍？若不笑，当为全人。”因怒之以目。乃曰：“大哥欲同汝去，可便装束。”又饷家人酒食，始送之出，曰：“姨家田产丰裕，能养冗人。到彼且勿归，小学诗礼，亦好事翁姑。即烦阿姨为汝择一良匹。”二人遂发。至山坳回顾，犹依稀见媪倚门北望也。

抵家，母睹姝丽，惊问为谁。生以姨妹对。母曰：“前吴郎与儿言者，诈也。我未有姐，何以得甥？”问女，女曰：“我非母出。父为秦氏，没时，儿在襁中，不能记忆。”母曰：“我一姐适秦氏，良确。然殂谢已久，那得复存？”因细语面庞痣赘，一一符合。又疑曰：“是矣。然亡已多年，何得复存？”疑虑间，吴生至，女避入室。吴询得故，惘然久之。忽曰：“此女名婴宁耶？”生然之。吴极称怪事。问所自知，吴曰：“秦家姑去世后，姑

丈鰥居，崇于狐，病瘠死。狐生女名婴宁，绷卧床上，家人皆见之。姑丈没。狐犹时来。后求天师符粘壁间，狐遂携女去。将勿此耶？”彼此疑参。但闻室中吃吃，皆婴宁笑声。母曰：“此女亦太憨生。”吴请面之。母入室，女犹浓笑不顾。母促令出，始极力忍笑，又面壁移时，方出。才一展拜，翻然遽入，放声大笑。满室妇女，为之粲然。吴请往覘其异，就便执柯。寻至村所，庐舍全无，山花零落而已。吴忆姑葬处，仿佛不远，然坟垄湮没，莫可辨识，诧叹而返。母疑其为鬼。入告吴言，女略无骇意；又吊其无家，亦殊无悲意，孜孜憨笑而已。众莫之测。母令与少女同寝止，昧爽即来省问。操女红，精巧绝伦。但善笑，禁之亦不可止。然笑处嫣然，狂而不损其媚；人皆乐之。邻女少妇，争承迎之。母择吉将为合卺，而终恐为鬼物。窃于日中窥之，形影殊无少异。至日，使华妆行新妇礼，女笑极不能俯仰，遂罢。生以其憨痴，恐泄漏房中隐事，而女殊秘密，不肯道一语。每值母忧怒，女至，一笑即解。奴婢小过，恐遭鞭楚，辄求诣母共话；罪婢投见，恒得免。而爱花成癖，物色遍戚党；窃典金钗，购佳种，数月，阶砌藩溷，无非花者。

庭后有木香一架，故邻西家。女每攀登其上，摘供簪玩。母时遇见，辄诃之，女卒不改。一日，西邻子见之，凝注倾倒，女不避而笑。西邻子谓女意已属，心益荡。女指墙底，笑而下。西邻子谓示约处，大悦。及昏而往，女果在焉。就而淫之，则阴如锥刺，痛彻于心，大号而仆。细视，非女，则一枯木卧墙边，所接乃水淋窍也。邻父闻声，急奔研间，呻而不言。妻来，始以实告。火烛窍，见中有巨蝎，如小蟹然。翁碎木，捉杀之。负子至家，半夜寻卒。邻人讼生，讪发婴宁妖异。邑宰素仰生才，稔知其笃行士，谓邻翁讼诬，将杖责之。生为乞免，遂释而归。母谓女曰：“憨狂尔尔，早知过喜而伏忧也。邑令神明，幸不牵累；设糊涂官宰，必逮妇女质公堂，我儿何颜见戚里？”女正色，矢不复笑。母曰：“人罔不笑，但须有时。”而女由是竟不复笑。虽故逗之，亦终不笑；然竟日未尝有戚容。

一夕，对生零涕。异之。女哽咽曰：“曩以相从日浅，言之恐致骇怪；今察姑及郎，皆过爱无有异心，直告或无妨乎？妾本狐产。母临去，以妾托鬼母，相依十余年，始有今日。妾又无兄弟，所侍者惟君。老母岑寂山阿，无人怜而合厝之，九泉辄为悼恨。君尚不惜烦费，使地下人消此怨恫，庶养女者不忍溺弃。”生诺之；然虑坟冢迷于荒草。女但言：“无虑。”刻日，夫妻舆榘而往。女于荒烟错楚中，指示墓处，果得媪尸，肤革犹存。女抚哭哀痛。异归，寻秦氏墓合葬焉。是夜，生梦媪来称谢，寤而述之。女曰：“妾夜见之，嘱勿惊郎君耳。”生恨不邀留，女曰：“彼鬼也，生人多，阳气胜，何能久居？”生问小荣，曰：“是亦狐，最黠。狐母留以视妾。每摄果饵相哺，故德之常不去心。昨问母，云已嫁之。”由是岁至寒食，夫妻登秦墓，拜扫无缺。女逾年生一子，在怀抱中，不畏生人，见人辄笑，亦大有母风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观其孜孜憨笑，似全无心肝者，而墙下恶作剧，其黠孰甚焉！至凄恋鬼母，反笑为哭，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。窃闻山中有草，名‘笑矣乎’。嗅之，则笑不可止。房中值此一种，则合欢、忘忧，并无颜色矣。若解语花，正嫌其作态耳。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罗刹海市

马骏，字龙媒，贾人子。美丰姿。少倜傥喜歌舞。辄从梨园子弟，以锦帕缠头，美如好女，因复有“俊人”之号。十四岁，入郡痒，即知名。父衰老，罢贾而居。谓生曰：“数卷书，饥不可煮，寒不可衣。吾儿可仍继父贾。”马由是稍稍权子母。

从人浮海，为飓风引去。数昼夜，至一都会，其人皆奇丑；见马至，以为妖，群哗而走。马初见其状，大惧；迨知国人之骇己也，遂反以此欺国人。遇饮食者，则奔而往；人惊遁，则啜其余。久之，入山村。其间形貌亦有似人者，然褴褛如丐。马息树下，村人不敢前，但遥望之。久之，觉马非噬人者，始稍稍近就之。马笑与语。其言虽异，亦半可解。马遂自陈所自。村人喜，遍告邻里：“客非能搏噬者。”然奇丑者望望即去，终不敢前；其来者，口鼻位置，尚皆与中国同。共罗浆酒奉焉。马问其相骇之故。答曰：“尝闻祖父言：‘西去二万六千里，有中国，其人民形象率诡异。’但耳食之，今始信。”问其何贫，曰：“我国所重，不在文章，而在形貌。其美之极者，为上卿；次任民社；下焉者，亦邀贵人宠，故得鼎烹以养妻子。若我辈初生时，父母皆以为不祥，往往置弃之；其不忍遽弃者，皆为宗嗣耳。”问：“此名何国？”曰：“大罗刹国。都城在北去三十里。”马请导往一观。于是鸡鸣而兴，引与俱去。

天明，始达都。都以黑石为墙，色如墨。楼阁近百尺。然少瓦，覆以红石；拾其残块磨甲上，无异丹砂。时值朝退，朝中有冠盖出，村人指曰：“此相国也。”视之，双耳皆背生，鼻三孔，睫毛覆目如帘。又数骑出，曰：“此大夫也。”以次各指其官职，率狰狞怪异，然位渐卑，丑亦渐杀。无何，马归，街衢人望见之，噪奔跌蹶，如逢怪物。村人百口解说，市人始敢遥立。既归，国中无大小，咸知村有异人，于是缙绅大夫，争欲一广见闻，遂令村人邀马。然每至一家，阖人辄阖户，丈夫女子窃窃自门隙中窥语；终一日，无敢延见者。村人曰：“此间一执戟郎，曾为先王出使异国，所阅人多，或不以子为惧。”造郎门。郎果喜，揖为上宾。视其貌，如八九十岁人。目睛突出，须卷如猬。曰：“仆少奉王命，出使最多；独未尝至中华。今一百二十余岁，又得睹上国人物，此不可不上闻于天子。然伏卧林下，十余年不践朝阶，早旦为君一行。”乃具饮饌，修主客礼。酒数行，出女乐十余人，更番歌舞。貌类夜叉，皆以白锦缠头，拖朱衣及地；扮唱不知何词，腔拍恢诡。主人顾而乐之，问：“中国亦有此乐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主人请拟其声，遂击桌为度一曲。主人喜曰：“异哉！声如凤鸣龙啸，得未曾闻。”翌日，趋朝，荐诸国王。王欣然下诏。有二三大臣，言其怪状，恐惊圣体。王乃止。郎出告马，深为扼腕。居久之，与主人饮而醉，把剑起舞，以煤涂面作张飞。主人以为美，曰：“请君以张飞见宰相，宰相必乐用之，厚禄不难致。”马曰：“嘻！游戏犹可，何能易面目图荣显？”主人国强之，马乃诺。主人设筵，邀当路者饮，令马绘面以待。未几，客至，呼马出见客。客讶曰：“异哉！何前媿而今妍也！”遂与共饮，甚欢。马婆娑歌“弋阳曲”，一座无不倾倒。

明日，交章荐马。王喜。召以族节。既见，问中国治安之道，马委曲上陈，大蒙嘉叹，赐宴离宫。酒酣，王曰：“闻卿善雅乐，可使寡人得而闻之乎？”马即起舞，亦效白锦缠头，作靡靡之音。王大悦，即日拜下大夫。时

与私宴，恩宠殊异。久而官僚百执事，颇觉其面目之假；所至，辄见人耳语，不甚与款洽。马至是孤立，然不自安。遂上疏乞休致，不许；又告休沐，乃给三月假。于是乘传载金宝，复归山村。村人膝行以迎。马以金资分给旧所与交好者，欢声雷动。村人曰：“吾侪小人受大夫赐，明日赴海市，当求珍玩，以报大夫。”问：“海市何地？”曰：“海中市：四海蛟人集货珍宝；四方十二国，均来贸易。中多神人游戏。云霞障天，波涛间作。贵人自重，不敢犯险阻，皆以金帛付我辈，代购异珍。今其期不远矣。”问所自知，曰：“每见海上朱鸟往来，七日即市。”马问行期，欲同游瞩。村人劝使自重。马曰：“我顾沧海客，何畏风涛？”

未几，果有踵门寄资者，遂与装资入船。船容数十人，平底高栏。十人摇橹，激水如箭。凡三日，遥见水云幌漾之中，楼阁层叠；贸迁之舟，纷集如蚁。少时，抵城下，视墙上砖皆长与人等，敌楼高接云汉。维舟而入，见市上所陈，奇珍异宝，光明射眼，多人世所无。一少年乘骏马来，市人尽奔避，云是“东洋三世子”。世子过，目生曰：“此非异域人。”即有前马者来诘乡籍。生揖道左，具展邦族。世子喜曰：“既蒙辱临，缘分不浅！”于是授生骑，请与连辔。乃出西城。方至岛岸，所骑嘶跃入水。生大骇失声，则见海水中分，屹如壁立。俄睹宫殿，玳瑁为梁，鲂鳞作瓦；四壁晶明，鉴影炫目。下马揖入。仰见龙君在上。世子启奏：“臣游市廛，得中华贤士，引见大王。”生前拜舞。龙君乃言：“先生文学士，必能衙官屈宋。欲烦椽笔赋‘海市’，幸无吝珠玉。”生稽首受命。授以水精之砚，龙鬣之毫，纸光似雪，墨气如兰。生立成千余言，献殿上。龙君击节曰：“先生雄才，有光水国多矣！”遂集诸龙族，宴集采霞宫。酒炙数行，龙君执爵向客曰：“寡人所怜女，未有良匹，愿累先生。先生倘有意乎？”生离席愧荷，唯唯而已。龙君顾左右语。无何，宫人数辈，扶女郎出。佩环声动，鼓吹暴作，拜竟，睨之，实仙人也。女拜已而去。少时酒罢，双鬟挑画烛，导生入副宫。女浓妆坐伺。珊瑚之床，饰以八宝；帐外流苏，缀明珠如斗大；衾褥皆香软。天方曙，则雏女妖鬟，奔入满侧。生起，趁出朝谢。拜为驸马都尉。以其赋驰传诸海。诸海龙君，皆专员来贺，争折简招驸马饮。生衣绣裳，驾青虬，呵殿而出。武士数十骑，背调弧，荷白楛，晃耀填拥。马上弹箏，车中奏玉。三日间，遍历诸海。由是“龙媒”之名，噪于四海。

宫中有玉树一株，围可合抱；本莹澈，如白琉璃；中有心，淡黄色，梢细于臂；叶类碧玉，厚一钱许，细碎有浓阴。常与女啸咏其下。花开满树，状类簪卜。每一瓣落，锵然作响。拾视之，如赤瑙雕镂，光明可爱。时有异鸟来鸣，毛金碧色，尾长于身，声等哀玉，侧人肺腑。生每闻之，辄念故上。因谓女曰：“亡出三年，恩慈间阻，每一念及，涕膺汗背。卿能从我归乎？”女曰：“仙尘路隔，不能相依。妾亦不忍以鱼水之爱，夺膝下之欢。容徐谋之。”生闻之，泣不自禁。女亦叹曰：“此势之不能两全者也！”明日，生自外归。龙君曰：“闻都尉有故土之思，诘旦促装，可乎？”生谢曰：“逆旅孤臣，过蒙优宠，衔报之诚，结于肺腑。容暂归省，当图复聚耳。”入暮，女置酒话别。生订后会。女曰：“情缘尽矣。”生大悲，女曰：“归养双亲，见君之孝。人生聚散，百年犹旦暮耳，何用作儿女哀泣？此后妾为君贞，君为妾义，两地同心，即伉俪也；何必旦夕相守，乃谓之偕老乎？若渝此盟，婚姻不吉。倘虑中馈乏人，纳婢可耳。更有一事相嘱：自奉裳衣，似有佳朕，烦君命名。”生曰：“其女耶，可名龙宫；男耶，可名福海。”女乞一物为

信。生在罗刹国所得赤玉莲花一对，出以授女。女曰：“三年后四月八日，君当泛舟南岛，还君体胤。”女以鱼革为囊，实以珠宝，授生曰：“珍藏之，数世吃著不尽也。”天微明，王设祖帐，馈遗甚丰。生拜别出宫。女乘白羊车，送诸海涘。生上岸下马，女致声珍重，回车便去。少顷便远。海水复合。不可复见。

生乃归。自浮海去，家人无不谓其已死；及至家，人皆诧异。幸翁媪无恙，独妻已他适。乃悟龙女“守义”之言，盖已先知也。父欲为生再婚；生不可，纳婢焉。谨志三年之期，泛舟岛中。见两儿坐浮水面，拍流嬉笑，不动亦不沉。近引之，儿哑然捉生臂，跃入怀中。其一大啼，似嗔生之不援己者，亦引上之。细审之，一男一女，貌皆俊秀。额上花冠缀玉，则赤莲在焉。背有锦囊，拆视得书，云：“翁姑计各无恙。忽忽三年，红尘永隔：盈盈一水，青鸟难通。结想为梦，引领成劳，茫茫蓝蔚，有恨如何也！顾念奔月姮娥，且虚桂府；投梭织女，犹怅银河。我何人斯，而能永好？兴思及此，辄复破涕为笑。别后两月，竟得孪生。今已啁啾怀抱，颇解笑言；觅枣抓梨，不母可活。敬以还君。所贻赤玉莲花，饰冠作信。膝头抱儿时，犹妾在左右也。闻君克践旧盟，意愿斯慰。妾此生不二，之死靡他。奩中珍物，不蓄兰膏；镜里新妆，久辞粉黛。君似征人，妾作嫠妇，即置而不御，亦何得谓非琴瑟哉！独计翁姑亦既抱孙，曾未一覩新妇，揆之情理，亦属缺然。岁后阿姑奄窆，当往临穴，一尽妇职。过此以往，则“龙宫”无恙，不少把握之期；‘福海’长生，或有往还之路。伏惟珍重，不尽欲言。”生反复省书揽涕。两儿抱颈曰：“归休乎！”生益恻，抚之曰：“儿知家在何许？”儿泣啼，呕哑言归。生望海水茫茫，极天无际，雾鬣人渺，烟波路穷。抱儿返棹，怅然遂归。

生知母寿不永，周身物悉为殓具，墓中植松楸百余。逾岁，媪果亡。灵輿至殡宫，有女子缢经临穴。众方惊顾，忽而风激雷轰，继以急雨，转瞬间已失所在。松柏新植多枯，至是皆活。福海稍长，辄思其母，忽自投入海，数日始还。龙宫以女子不得往，时掩户泣。一日，昼瞑，龙女忽入，止之曰：“儿自成家，哭泣何为？”乃赐八尺珊瑚一树、龙脑香一贴、明珠百颗、八宝嵌金合一双，为作嫁资。生闻之，突入，执手啜泣。俄顷，疾雷破屋，女已无矣。

异史氏曰：“花面逢迎，世情如鬼。嗜痂之癖，举世一辙。‘小惭小好，大惭大好。’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，其不骇而走者，盖几希矣。彼陵阳痴子，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？呜呼！显荣富贵，当于蜃楼海市求之耳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续黄粱

福建曾孝廉，高捷南宫时，与二三同年，遨游郭外。偶闻毗卢禅院寓一星者，因并骑往诣问卜。入室而坐。星者见其意气扬扬，稍佞谀之。曾摇箠微笑，便问：“有蟒玉分否？”星者正容，许二十年太平宰相。曾大悦，气益高。值小雨，乃与游侣避雨僧舍。舍中一老僧，深目高鼻，坐蒲团上，偃蹇不为礼。众一举手，登榻自话，群以宰相相贺。曾心气殊高，指同游曰：“某为宰相时，推张年丈作南抚，家中表为参、游，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、把，于愿足矣。”一坐大笑。

俄闻门外雨益倾注，曾倦伏榻间，忽见有二中使，赍天子手诏，召曾大师决国计。曾得意疾趋入朝。天子前席，温语良久。命三品以下，听其黜陟；即赐蟒玉名马。曾被服稽首以出。入家，则非旧所居第，绘栋雕榱，穷极壮丽。自亦不解，何以遽至于此。然捻须微呼，则应诺雷动。俄而公卿赠海物，伛僂足恭者，叠出其门。六卿来，倒展而迎；侍郎辈，揖与语；下此者，颌之而已。晋抚馈女乐十人，皆是好女子。其尤者为袅袅、仙仙，二人尤蒙宠顾。科头休沐，日事声歌，一日，念微时尝得邑绅王子良周济我，今置身青云，渠尚蹉跎仕路，何不一引手？早旦一疏，荐为谏议，即奉谕旨，立行擢用。又念郭太仆曾睚眦我，即传吕给谏及侍御陈昌等，授以意旨；越日，弹章交至，奉旨削职以去。恩怨了了，颇快心意。偶出郊衢，醉人适触鹵簿，即遣人缚付京尹，立毙杖下。接第连阡者，皆畏势，献沃产。自此富可埒国。无何而袅袅、仙仙以次殂谢，朝夕遐想。忽忆曩年见东家女绝美，每思购充媵御，辄以绵薄违宿愿，今日幸可适志。乃使干仆数辈，强纳资于其家。俄顷，藤舆舁至，则较昔之望见时，尤艳绝也。自顾生平，于愿斯足。

又逾年，朝士窃窃，似有腹非之者。然各为立仗马。曾亦高情盛气，不以置怀抱间。有龙图学士包上疏，其略曰：“窃以曾某，原一饮赌无赖，市井小人。一言之合，荣膺圣眷，父紫儿朱，恩宠为极。不思捐躯糜顶，以报万一；反恣胸臆，擅作威福。可死之罪，擢发难数！朝廷名器，居为奇货，量缺肥瘠，为价重轻。因而公卿将士，尽奔走于门下，估计夤缘，俨如负贩，仰息望尘，不可算数。或有杰士贤臣，不肯阿附，轻则置之闲散，重则褫以编氓。甚且一臂不袒，辄迁鹿马之奸；片语方干，远窜豺狼之地。朝士为之寒心，朝廷因而孤立。又且平民膏腴，任肆蚕食；良家女子，强委禽妆。诊气冤氛，暗无天日！奴仆一到，则守、令承颜；书函一投，则司、院枉法。或有厮养之儿，瓜葛之亲，出则乘传，风行雷动。地方之供给稍迟，马上之鞭撻立至。荼毒人民，奴隶官府，虐从所临，野无青草。而某方炎炎赫赫，怙宠无悔。召对方承于阙下，萋斐辄进于君前；委蛇才退于自公，声歌已起于后苑。声色狗马，昼夜荒淫；国计民生，罔存念虑。世上宁有此宰相乎！内外骇讹，人情汹汹。若不急加斧钺之诛，势必酿成操、莽之祸。臣夙夜祇惧，不敢宁处，冒死列款，仰达宸听，伏祈断奸佞之头，籍贪冒之产，上回天怒，下快輿情。如果臣言虚谬，刀锯鼎镬，即加臣身。”云云。

疏上，曾闻之，气魄悚骇，如饮冰水。幸而皇上优容，留中不发。继而科、道、九卿，交章劾奏；即昔之拜门墙、称假父者，亦反颜相向。奉旨籍家，充云南军。子任平阳太守，已差员前往提问。曾方闻旨惊惶，旋有武士数十人，带剑操戈，直抵内寝，褫其衣冠，与妻并系。俄见数夫运资于庭，金银钱钞以数百万，珠翠璫玉数百斛，幄幕帘榻之属，又数千事，以至儿襁

女舄，遗坠庭阶。曾一一视之，酸心刺目。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，披发娇啼，玉容无主。悲火烧心，含愤不敢言。俄而楼阁仓库并已封志。立叱曾出。监者牵挽罗曳而出。夫妻吞声就道，求一驷劣车，少作代步，亦不可得。十里外，妻足弱，欲倾跌，曾时以一手相攀引。又十余里，已亦困惫。欻见高山，直插霄汉，自忧不能登越，时挽妻相对泣。而监者犷目来窥，不容稍停驻。又顾斜日已坠，无可投止，不得已，参差蹙足而行。比至山腰，妻力已尽，泣坐路隅。曾亦憩止，任监者叱骂。忽闻百声齐噪，有群盗各操利刃，跳梁而前。监者大骇，逸去。曾长跪告曰：“孤身远谪，囊中无长物，”哀求宥免。群盗裂眦宣言：“我辈皆被害冤民，只乞得佞贼头，他无索取。”曾怒叱曰：“我虽待罪，乃朝廷命官，贼子何敢尔！”贼亦怒，以巨斧挥曾项。觉头堕地作声，魂方骇疑，即有二鬼来，反接其手，驱之行。行逾数刻，入一都会。顷之，睹宫殿；殿上一丑形王者，凭几决罪福。曾前，葡伏请命。王者阅郑，才数行，即震怒曰：“此欺君误国之罪，宜置油鼎！”万鬼群和，声如雷霆。即有巨鬼掙至墀下。见鼎高七尺已来，四围炽炭，鼎足尽赤。曾齧觫，哀啼，窜迹无路。鬼以左手抓发，右手握踝，抛置鼎中。觉块然一身，随油波而上下；皮肉焦灼，痛彻于心；沸油入口，煎烹肺腑。念欲速死，而万计不能得死。约食时，鬼方以巨叉取曾出，复置堂下。王又检册籍。怒曰：“倚势凌人，合受刀山狱！”鬼复掙去，见一山，不甚广阔；而峻削壁立，利刃纵横，乱如密笋。先有数人胃肠刺腹于其上，呼号之声，惨绝心目。鬼促曾上，曾大哭退缩。鬼以毒锥刺脑，曾负痛乞怜。鬼怒，捉曾起，望空力掷。觉身在云霄之上，晕然一落，刃交于胸，痛苦不可言状。又移时，身躯重赘，刀孔渐阔；忽焉脱落，四肢螻屈。鬼又逐以见王。王命会计生平卖爵鬻名，枉法霸产，所得金钱几何。即有犷须人持筹握算，曰：“三百二十一万。”王曰：“彼既积来，还令饮去！”少间，取金钱堆阶上，如丘陵。渐入铁釜，熔以烈火。鬼使数辈，更以杓灌其口，流颐则皮肤臭裂，入喉则肺腑腾沸。生时患此物之少，是时患此物之多也！半日方尽。

王者令押去甘州为女。行数步，见架上铁梁，围可数尺，绾一火轮，其大不知几百由旬，焰生五采，火耿云霄。鬼搥使登轮。方合眼跃登，则轮随足转，似觉倾坠，遍体生凉，开眸自顾。身已婴儿，而又女也。视其父母，则悬鹑败絮。土室之中，瓢杖犹存。心知为乞人子。日随乞儿托钵，腹辘辘不得一饱。着败衣，风常刺骨。十四岁，鬻与顾秀才备媵妾，衣食粗足自给。而冢室悍甚，日以鞭箠从事，辄用赤铁烙胸乳。幸良人颇怜爱，稍自宽慰。东邻恶少年，忽逾垣来逼与私。乃自念前身恶孽，已被鬼责，今那得复尔，于是大声疾呼，良人与嫡妇尽起，恶少年始窜去。居无何，秀才宿诸其室，枕上喋喋，方自诉冤苦。忽震厉一声，室门大辟，有两贼持刀入，竟决秀才首，囊括衣物。团伏被底，不敢作声。既而贼去，乃喊奔嫡室。嫡大惊，相与泣验。遂疑妾以奸夫杀良人，因以状白刺史。刺史严鞫，竟以酷刑定罪案，依律凌迟处死，繫赴刑所。胸中冤气扼塞，距踊声屈，觉九幽十八狱，无此黑暗也。

正悲号间，闻同游者呼曰：“兄梦魇耶？”豁然而寤，见老僧犹跏趺座上。同侣竞相谓曰：“日暮腹枵，何久酣睡？”曾乃惨淡而起。僧微笑曰：“宰相之占验否？”曾益惊异，拜而请教。僧曰：“修德行仁，火坑中有青莲也。山僧何知焉。”曾胜气而来，不觉丧气而返。台阁之想，由此淡焉。入山不知所终。

异史氏曰：“福善祸淫，天之常道。闻作宰相而欢然于中者，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。是时方寸中，宫室妻妾，无所不有。然而梦固为妄，想亦非真。彼以虚作，神以幻报。黄粱将熟，此梦在所必有，当以附之《邯郸》之后。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张鸿渐

张鸿渐，永平人。年十八，为郡名士。时卢龙令赵某贪暴，人民共苦之。有范生被杖毙，同学忿其冤，将鸣部院，求张为刀笔之词，约其共事，张许之。妻方氏，美而贤，闻其谋，谏曰：“大凡秀才作事，可以共胜，而不可以共败：胜则人人贪天功，一败则纷然瓦解，不能成聚。今势力世界，曲直难以理定。君又孤，脱有反复，急难者谁也！”张服其言，悔之。乃婉谢诸生，但为创词而去。质审一过，无所可否。赵以巨金纳大僚，诸生坐结党被收。又追捉刀人。张惧，亡者。

至凤翔界，资斧断绝。日既暮，踟蹰旷野，无所归宿。歛睹小村，趋之。老媪方出阖扉，见生，问所欲为。张以实告，媪曰：“饮食床榻，此都小事；但家无男子，不便留客。”张曰：“仆亦不敢过望，但容寄宿门内，得避虎狼足矣。”媪乃令入，闭门，授以草荐。媪曰：“我怜客无归，私容止宿，未明宜早去，恐吾家小娘子闻知，将便怪罪。”媪去，张倚壁假寐。忽有笼灯晃耀，见媪导一女郎出。张急避暗处，微窥之，二十许丽人也。及门，见草荐，诘媪；媪实告之。女怒曰：“一门细弱，何得容纳匪人！”即问：“其人焉往？”张惧，出伏阶下。女审诘邦族，色稍霁，曰：“幸是风雅士，不妨相留。然老奴竟不关白，此等草草，岂所以待君子！”命媪引客入舍，俄顷，罗酒浆，品物精洁；既而设锦褥于榻。张甚德之，因私询其姓氏。媪曰：“吾家施氏，太翁、夫人俱谢世，止遗三女。适所见，长姑舜华也。”媪既去。张视几上有《南华经》注，因取就枕上，伏榻翻阅。忽舜华推扉入。张释卷，搜觅冠履，女即榻上抚生曰：“无须，无须！”因近榻坐，颀然曰：“妾以君风流才士，欲以门户相托，遂犯瓜李之嫌，得不相遐弃。否？”张皇然不知所对，但云：“不敢相诳，小生家中固有妻耳。”女笑曰：“此亦见君诚笃，顾亦不妨。既不嫌憎，明日当烦媒妁。”言已，欲去。张探身挽之，女亦遂留。未曙即起，以金赠张，曰：“君持作临眺之资。向暮，宜晚来，恐为傍人所窥。”张如其言，早出晏归，半年以为常。

一日，归颇早，至其处，村舍全无，不胜惊怪。方徘徊间，忽闻媪云：“来何早也！”一转盼则院落如故，身固已在室中矣，益异之。舜华自内出，笑曰：“君疑妾耶？实对君言：妾，狐仙也，与君固有宿缘。如必见怪，请即别。”张恋其美，亦安之。夜谓女曰：“卿既仙人，当千里一息耳。小生离家三年，念妻孥不去心，能携我一归乎？”女似不悦，曰：“琴瑟之情，妾自分于君为笃，君守此念彼，是相对绸缪者，皆妄也！”张谢曰：“卿何出此言？谚云：‘一日夫妻，百日恩义。’后日归而念卿，亦犹今日之念彼也。设得新忘故，卿何取焉？”女乃笑曰：“妾有褊心：于妾，愿君之不忘；于人，愿君之忘之也。然欲暂归，此复何难，君家固咫尺耳。”遂把袂出门，见道路昏暗，张逡巡不前。女曳之走，无几时，曰：“至矣。君归，妾且去。”张停足细认，果见家门。逾堦垣入，见室中灯火犹荧。近以两指弹扉。内问为谁，张具道所来。内秉烛启关，真方氏也。两相惊喜，握手入帷。见儿卧床上，慨然曰：“我去时儿才及膝，今身长如许矣！”夫妇依倚，恍如梦寐。张历述所遭。问及讼狱，始知诸生有痍死者，有远徙者，益服妻之远见。方纵体入怀，曰：“君有佳偶，想不复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！”张曰：“不念，胡以来也？我与彼虽云情好，终非同类；独其恩义难忘耳。”方曰：“君以我何人也？”张审视，竟非方氏，乃舜华也。以手探儿，一竹夫人耳。大惭

无语。女曰：“君心可知矣！分当自此绝矣，犹幸未忘恩义，差足自赎。”

过二三日，忽曰：“妾思疾情怜人，终无意味。君日怨我不相送，今适欲至都，便道可以同去。”乃向床头取竹夫人共跨之，令闭两眸，觉离地不远，风声飏飏。移时，寻落。女曰：“从此别矣。”方将叮嘱，女去已渺。怅立少时，闻村犬鸣吠，苍茫中见树木屋庐，皆故里景物，循途而归。逾垣叩户，宛若前伏。方氏惊起，不信夫归，诘证确实，始挑灯呜咽而出。既相见，涕不可仰。张犹疑舜华之幻弄也；又见床卧一儿，一如昨夕，因笑曰：“竹夫人又携入耶？”方氏不解，变色曰：“妾望君如岁，枕上啼痕固在也。甫能相见，全无悲恋之情，何以为心矣！”张察其情真，始执臂唏嘘，具言其详。问讼案所结，并如舜华言。方相感慨，闻门外有履声，问之不应。盖里中有恶少，久窥方艳，是夜自别村归，遥见一人逾垣去，谓必赴淫约者，尾之而入。甲故不甚识张，但伏听之。及方氏亟问，乃曰：“室中何人也？”方讳言：“无之。”甲言：“窃听已久，敬将执奸耳。”方不得已，以实告。甲曰：“张鸿渐大案未消，即使归家，亦当缚送官府。”方苦哀之，甲词益狎逼。张忿火中烧，把刀直出，刳甲中颅。甲仆，犹号；又连刳之，遂死。方曰：“事已至此，罪益加重。君速逃，妾请任其辜。”张曰：“丈夫死则死耳，焉能辱妻累子以求活耶！卿无顾虑，但令此子勿断书香，目即瞑矣。”天明，赴县自首。赵以钦案中人，姑薄惩之。

寻由郡解都，械禁颇苦。途中遇女子跨马过，一老姬捉鞵，盖舜华也。张呼姬欲语，泪随声堕。女返辔，手启障纱，讶曰：“表兄也，何至此？”张略述之。女曰：“依兄平昔，便当掉头不顾；然予不忍也。寒舍不远，即邀公役同临，亦可少助资斧。”从去二三里，见一山村，楼阁高整。女下马入，令姬启舍延客。既而酒炙丰美，似所夙备。又使姬出曰：“家中适无男子，张官人即向公役多劝数觞，前途倚赖多矣。遣人措办数十金，为官人作费，兼酬两客，尚未至也。”二役窃喜，纵饮，不复言行。日渐暮，二役径醉矣。女出，以手指械，械立脱；曳张共跨一马，驶如飞。少时，促下，曰：“君止此。妾与妹有青海之约，又为君逗留一晌，久劳盼注矣。”张问：“后会何时？”女不答。再问之，推堕马下而去。

既晓，问其地，太原也。遂至郡，赁屋授徒焉。托名宫子迁。居十年，访知捕亡浸怠，乃复逡巡东向。既近里门，不敢遽入，俟夜深而后入。及门，则墙垣高固，不复可越，只得以鞭挝门。久之，妻始出问。张低语之。喜极，纳入，作呵叱声，曰：“都中少用度，即当早归，何得遣汝半夜来？”入室，各道情事，始知二役逃亡未返。言次，帘外一少妇频来，张问伊谁，曰：“儿妇耳。”问：“儿安在？”曰：“赴都大比未归。”张涕下曰：“流离数年，儿已成立，不谓能继书香，卿心血殆尽矣！”话未已，子妇已温酒炊饭，罗列满几。张喜慰过望。居数日，隐匿房榻，惟恐人知。

一夜，方卧，忽闻人语腾沸，捶门甚厉。大惧，并起。闻人言曰：“有后门否？”益惧，急以门扇代梯，送张度垣而出，然后诣门问故，乃报新贵也。方大喜，深悔张遁，不可追挽。张是夜越莽穿榛，急不择途；及明，困殆已极。初念本欲向西，问之途人，则去京都通衢不远矣。遂入乡村，意将质衣而食，见一高门，有报条粘壁上，近视，知为许姓新孝廉也。顷之，一翁自内出，张迎揖而告以情。翁见仪貌都雅，知非赚食者，延入相款，因诘所往。张托言：“设帐都门，归途遇寇。”翁留诲其少子。张略问官阀，乃京堂林下者；孝廉，其犹子也。月余，孝廉偕一同榜归，云是永平张姓，十

八九少年也。张以乡、谱俱同，暗中疑是其子；然邑中此姓良多，姑默之。至晚解装，出“齿录”，急借披读，真子也，不觉泪下。共惊问之。乃指名曰：“张鸿渐，即我是也。”备言其由。张孝廉抱父大哭。许叔侄慰劝，始收悲以喜。许即以金帛函字，致各宪台，父子乃同归。

方自闻报，日以张在亡为悲；忽白孝廉归，感伤益痛。少时，父子并入，骇如天降。询知其故，始共悲喜。甲父见其子贵，祸心不敢复萌。张益厚遇之，又历述当年情状，甲父感愧，遂相交好。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促织

宣德间，宫中尚促织之戏，岁征民间。此物故非西产，有华阴令欲媚上官，以一头进，试使斗而才，因责常供。令以责之里正。市中游侠儿，得佳者笼养之，昂其值，居为奇货。里胥猾黠，假此科敛丁口，每责一头，辄倾数家之产。

邑有成名者，操童子业，久不售。为人迂讷，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，百计营谋不能脱。不终岁，薄产累尽。会征促织，成不敢敛户口，而又无所赔偿，忧闷欲死。妻曰：“死何裨益？不如自行搜觅，冀有万一之得。”成然之。早出暮归，提竹筒、铜丝笼，于败堵丛草处，探石发穴，靡计不施，迄无济。即捕得三两头，又劣弱不中于款。宰严限追比，旬余，杖至百，两股间浓血流离，并虫亦不能行捉矣。转侧床头，惟思自尽。

时村中来一驼背巫，能以神卜。成妻具资诣问，见红女白婆，填塞门户。入其舍，则密室垂帘。帘外设香几。问者 香于鼎，再拜。巫从旁望空代祝，唇吻翕辟，不知何词。各各竦立以听。少间，帘内掷一纸出，即道人意中事，无毫发爽。成妻纳钱案上，焚拜如前。食顷，帘动，片纸抛落。视之，非字而画：中绘殿阁，类兰若；后小山下怪石乱卧，针针丛棘，青麻头伏焉；旁一蟆，若将跳舞，展玩不可晓。然睹促织，隐中胸怀，摺藏之，归以示成。成反复自念：“得无教我猎虫所耶？”细瞻景状，与村东大佛阁逼似。乃强起扶杖，执图诣寺后。有古陵蔚起，循陵而走，见蹲石鳞鳞，俨然类画。遂于蒿莱中，侧后徐行，似寻针芥，而心目耳力俱穷，绝无踪响。冥搜未已，一癞头蟆猝然跃去。成益愕，急逐趁之，蟆入草间。蹑迹披求，见有虫伏棘根。遽捕之，入石穴中，搯以尖草，不出，以筒水灌之，始出，状极俊健。逐而得之，审视，巨身修尾，青项金翅。大喜，笼归，举家庆贺，虽连城拱壁不啻也。土于盆而养之，蟹白栗黄，备极护爱。留待限期，以塞官责。

成有子九岁，窥父不在，窃发盆。虫跃掷径出，迅不可捉。及扑入手，已股落腹裂，斯须就毙。儿惧，啼告母。母闻之，面色灰死，大骂曰：“业根！死期至矣！而翁归，自与汝覆算耳！”儿涕而出。未几成归，闻妻言，如被冰雪，怒索儿，儿渺然不知所往。既得其尸于井，因而化怒为悲，抢呼欲绝。夫妻向隅，茅舍无烟，相对默然，不复聊赖。日将暮，取儿橐葬，近抚之，气息惛然，喜置榻上，半夜复苏。夫妻心稍慰。但儿神气痴木，奄奄思睡。成顾蟋蟀笼虚，则气断声吞，亦不复以儿为念。自昏这曙，目不交睫。

东羲既驾，僵卧长愁。忽闻门外虫鸣，惊起覘视，虫宛然尚在。喜而捕之，一鸣辄跃去，行且速。覆之以掌，虚若无物，手才举，则又超忽而跃。急趁之，折过墙隅，迷其所往。徘徊四顾，见虫伏壁上，审谛之，短小，黑赤色，顿非前物。成以其小，劣之。惟徬徨瞻顾，寻所逐者。壁上小虫，忽跃落襟袖间。视之，形若土狗，梅花翅，方首长胫，意似良。喜而收之，将献公堂，惴惴恐不当意，思试之斗以覘之。村中少年好事者，驯养一虫，自名“蟹壳青”。日与子弟角，无不胜。欲居之以为利，而高其值，亦无售者。径造庐访成。视成所蓄，掩口胡卢而笑。因出己虫，纳比笼中。成视之，庞然修伟，自增惭怍，不敢与较。少年固强之。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，不如拚搏一笑，因合纳斗盆。小虫伏不动，蠢若木鸡。少年又大笑。试以猪鬃毛撩拨虫须，仍不动。少年又笑。屡撩之，虫暴怒，直奔，遂相腾击，振奋作声。俄见小虫跃起，张尾伸须，直齧敌领。少年大骇，解令休止。虫翘然矜鸣，

似报主知。成大喜。方共瞻玩，一鸡瞥来，径进以啄。成骇立愕呼。幸啄不中，虫跃去尺有咫，鸡健进，逐逼之，虫已在爪下矣。成仓卒莫知所救，顿足失色。旋见鸡伸颈摆扑，临视，则虫集冠上，力叮不释。成益惊喜，掇置笼中。

翌日进宰，宰见其小，怒诃成。成述其异，宰不信。试与他虫斗，虫尽靡，又试之以鸡，果如成言。乃赏成。献诸抚军。抚军大悦，以金笼进上，细疏其能。即入宫中，举天下所贡蝴蝶、螳螂、油利挞、青丝额，……一切异状，遍试之，无出其右者。每闻琴瑟之声，则应节而舞。益奇之。上大嘉悦，诏赐抚臣名马衣缎。抚军不忘所自，无何，宰以“卓异”闻。宰悦，免成役，又嘱学使，俾入邑庠。复岁余，成子精神复旧，自言：“身化促织，轻捷善斗，今始苏耳。”抚军亦厚赉成。不数岁，田百顷，楼阁万椽，牛羊蹄躐各千计。一出门，裘马过世家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天子偶用一物，未必不过此已忘，而奉行者为定例。加以官贪吏虐，民日贴妇卖儿，更无休止。故天子一跬步，皆关民命，不可忽也。独是成氏子以蠹贫，以促织富，裘马扬扬。当其为里正，受扑责时，岂意其至此哉！天将以酬长厚者，遂使抚臣、令尹，并受促织恩荫。闻之：一人飞升，仙及鸡犬。信夫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黄英

马才子，顺天人。世好菊，至才尤甚。闻有佳种，必购之，千里不惮。一日，有金陵客寓其家，自言其中表亲有一二种，为北方所无。马欣动，即刻治装，从客至金陵。客多方为之营求，得两芽，裹藏如宝。归至中途，迂一少年，跨蹇从油碧车，丰姿洒落。渐近与语。少年自言陶姓，谈言骚雅。因问马所自来，实告之。少年曰：“种无不佳，培溉在人。”因与论艺菊之法。马大悦，问：“将何往？”答云：“姊厌金陵，欲卜居于河朔耳。”马欣然曰：“仆虽固贫，茅庐可以寄榻。不嫌荒陋，无烦他适。”陶趋车前，向姊咨禀。车中人推帘语，乃二十许绝世美人也。顾弟言：“屋不厌卑，而院宜得广。”马代诺之，遂与俱归。

第南有荒圃，仅小室三四椽，陶喜居之；日过北院，为马治菊。菊已枯，拔根再植之，无不活。然家清贫，陶日与马共饮食，而察其家似不举火，马妻吕，亦爱陶姊，不时以升斗馈恤之。陶姊小字黄英，雅善谈，辄过吕所，与共纫绩。

陶一日谓马曰：“君家固不丰，仆日以口腹累知交，胡可为常。为今计，卖菊亦足谋生。”马素介，闻陶言，甚鄙之，曰：“仆以君风流高士，当以安贫；今作是论，则以东篱为市井，有辱黄花矣。”陶笑曰：“自食其力不为贪，贩花为业不为俗。人固不可苟求富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。”马不语，陶起而出。自是，马所弃残枝劣种，陶悉掇拾而去。由此不复就马寝食，招之始一至。未几，菊将开，闻其门器喧如市。怪之，过而窥焉，见市人买花者，车载肩负，道相属也。其花皆异种，目所未睹。心厌其贫，欲与绝；而又恨其秘佳本，遂款其扉，将就请让。陶出，握手曳入。见荒庭半亩皆菊畦，数椽之外无旷土。斫去者，则折别枝插补之；其蓓蕾在畦者，罔不佳妙；而细认之，皆向所拔弃也。陶入室，出席馔，设席畦侧，曰：“仆贫不能守清戒，连朝幸得微资，颇足供醉。”少间，房中呼“三郎”，陶诺而去。俄献佳肴，烹饪良精。因问：“贵姊何以不字？”答云：“时未至。”问：“何时？”曰：“四十三月。”又诘：“何说？”但笑不言。尽欢始散。过宿，又诣之，新插者已盈尺矣。大奇之，苦求其术。陶曰：“此固非可言传；且君不以谋生，焉用此？”

又数日，门庭略寂，陶乃以蒲席包菊，捆载数车而去。逾岁，春将半，始载南中异卉而归，于都中设花肆，十日尽售，复归艺菊。问之去年买花者，留其根，次年尽变而劣，乃复购于陶。陶由此日富：一年增舍，二年起厦屋。兴作从心，更不谋诸主人。渐而旧日花畦，尽为廊舍。更于墙外买田一区，筑墉四周，悉种菊。至秋，载花去，春尽不归。而马妻病卒。意属黄英，微使人风示之。黄英微笑，意似允许，惟专候陶归而已。年余，陶竟不至。黄英课仆种菊，一如陶。得金益合商贾，村外治膏田二十顷，甲第益壮。忽有客自东粤来，寄陶函信，发之，则嘱姊归马。考其寄书之日，即妻死之日；回忆园中之饮，适四十三月也，大奇之。以书示英，请问致聘何所。英辞不受采，又以故居陋，欲使就南第居，若赘焉。马不可，择日行亲迎礼。黄英既适马，于壁间开扉通南第，日过课其仆。马耻以妻富，恒嘱黄英作南北籍，以防淆乱。而家所需，黄英辄取诸南第。不半岁，家中触类皆陶家物。马立遣人一一赍还之，戒勿复取。未浹旬，又杂之。凡数更，马不胜烦。黄英笑曰：“陈仲子毋乃劳乎？”马惭，不复稽，一切听诸黄英。鸠工庀料，土木

大作，马不能禁。经数月，楼舍连亘，两第竟合为一，不分疆界矣。然遵马教，闭门不复业菊，而享用过于世家。马不自安，曰：“仆三十年清德，为卿所累。今视息人间，徒依裙带而食，真无一毫丈夫气矣。人皆视富，我但祝穷耳！”黄英曰：“妾非贪鄙；但不少致丰盈，遂令千载下人，谓渊明贫贱骨，百世不能发迹，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。然贫者愿富，为难；富者求贫，固亦甚易。床头金任君挥去之，妾不靳也。”马曰：“捐他人之金，抑亦良丑。”黄英曰：“君不愿富，妾亦不能贫也。无已，析君居：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何害。”乃于园中筑茅茨，择美婢往侍马。马安之。然过数日，苦念黄英。招之，不肯至；不得已，反就之。隔宿辄至，以为常。黄英笑曰：“东食西宿，廉者当不如是。”马亦自笑，无以对，遂复合居如初。

会马以事客金陵，适逢菊秋。早过花肆，见肆中盆列甚繁，款朵佳胜，心动，疑类陶制。少间，主人出，果陶也。喜极，具道契阔，遂止宿焉。马邀之归。陶曰：“金陵，吾故土，将婚于是。积有薄资，烦寄吾姊。我岁杪当暂去。”马不听，请之益苦。且曰：“家幸充盈，但可坐享，无须复贾。”坐肆中，使仆代论价，廉其值，数日尽售。逼促囊装，赁舟遂北。入门，则姊已陈舍，床榻杪褥皆设，若预知弟也归者。

陶自归，解装课役，大修亭园，惟日与马共棋酒，更不复结一客。为之择婚，辞不愿。姊遣两婢侍其寝处，居三四年，生一女。陶饮素豪，从不见其沉醉。有友人曾生，量亦无对。适过马，马使与陶相较饮。二人纵饮甚欢，相得恨晚，自辰以迄四漏，计各尽百壶。曾烂醉如泥，沉睡座间。陶起归寝，出门践菊畦，玉山倾倒，委衣于侧，即地化为菊，高如人；花十余朵，皆大于拳。马骇绝，告黄英。英急往，拔置地上，曰：“胡醉甚此！”覆以衣，邀马俱去，戒勿视。既明日而往，则陶卧畦边。马乃悟姊弟皆菊精也，益爱敬之。而陶自露迹，饮益放，恒目折简招曾，因与莫逆。值花朝，曾来造访，以两仆舁药浸白酒一坛，约与共尽。坛将竭，二人犹未甚醉。马潜以一甌续入之，二人又尽之。曾醉已惫，诸仆负之以去。陶卧地，又化为菊。马见惯不惊，如法拔之，守其旁以观其变。久之，叶益憔悴。大惧，始告黄英。英闻骇曰：“杀吾弟矣！”奔视之，根株已枯。痛绝，掐其梗，埋盆中，携入闺中，日灌溉之。马悔恨欲绝，甚怨曾。越数日，闻曾已醉死矣。

盆中花渐萌，九月既开，短干粉朵，嗅之有酒香，名之：“醉陶”，浇以酒则茂。后女长成，嫁于世家。黄英终老，亦无他异。

异史氏曰：“清山白云人，遂以醉死，世尽借之，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。植此种于庭中，如见良友，如对丽人，——不可不物色之也。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小翠

王太常，越人。总角时，昼卧榻上。忽阴晦，巨霆暴作。一物大于猫，来伏身下，展转不离。移时晴霁，物即径去。视之，非猫，始怖，隔房呼兄。兄闻喜曰：“弟必大贵，此狐来避雷霆劫也。”后果少年登进士，以县令入为侍御。生一子，名元丰，绝痴，十六岁不能知牝牡，因而乡党无与为婚。王忧之。适有妇人率少女登门，自请为妇。视其女，嫣然展笑，真仙品也。喜问姓名。自言：“虞氏。女小翠，年二八矣。”与仪聘金。曰：“是从我糠覈不得饱，一旦置身广厦，役婢仆，饜膏粱，彼意适，我愿慰矣。岂卖菜也，而索值乎！”夫人大悦，优厚之。妇即命女拜王及夫人，嘱曰：“此尔翁姑，奉侍宜谨。我大忙，且去，三数日当复来。”王命仆马送之。妇言：“里巷不远，无烦多事。”遂出门去。小翠殊不悲恋，便即奁中翻取花样。夫人亦爱乐之。数日，妇不至，以居里问女，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。遂治别院，使夫妇成礼，诸戚闻拾得贫家儿作新妇，共笑姗之；见女皆惊，群议始息。

女又甚慧，能窥翁姑喜怒。王公夫妇，宠惜过于常情，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痴；而女殊欢笑，不为嫌。第善谑，刺布作园，踏蹴为笑。着小皮靴，蹴去数十步，给公子奔拾之；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属。一日，王偶过，圆轰然来，直中尔目。女与婢俱敛迹去，公子犹踊跃奔逐之。王怒，投之以石，始伏而啼。王以状告夫人；夫人往责女，女惟俯首微笑，以手扞床。既退，憨跳如故，以脂粉涂公子作花面如鬼。夫人见之，怒甚，呼女诟骂。女倚几弄带，不惧，亦不言。夫人无奈之，因杖其子。元丰大号，女始色变，屈膝乞宥。夫人怒顿解，释杖去。女笑拉公子入室，代扑衣上尘，拭眼泪，摩挲杖痕，饵以枣栗。公子乃收涕以欣。女阖庭户，复装公子作霸王，作沙漠人；己乃艳服，束细腰，扮虞美人，婆婆作帐下舞，或髻插雉尾，拨琵琶，铮铮缕缕然，喧笑一室，日以为常。王公以子痴，不忍过责妇；即微闻焉，亦若置之。

同巷有王给谏者，相隔十余户，然素不相能；时值三年大计吏，忌公握河南道篆，思中伤之。公知其谋，忧虑无所为计。一夕，早寝，女冠带，饰豕宰状，剪素丝作浓髭，又以青衣饰两婢为虞候，窃跨厩马而出，戏云：“将谒王先生。”驰至给谏之门，即又以鞭撻从人，大言曰：“我谒侍御王，宁谒给谏王耶！”回辔而归。比至家门，门者误以为真，奔白王公。公急起承迎，方知为子归之戏。怒甚，谓夫人曰：“人方蹈我之瑕，反以闺阁之丑登门而告之，余祸不远矣！”夫人怒，奔女室，诟让之。女惟憨笑，并不一置词。撻之，不忍；出之，则无家：人妻懊怨，终夜不寝。时豕宰某公赫甚，其仪采服从，与女伪装无少殊别，王给谏亦误为真。屡侦公门，中夜而客未出，疑豕宰与公有阴谋。次日早朝，见而问曰：“昨夜相公至君家耶？”公疑其相讥，惭颜唯唯，不甚响答。给谏愈疑，谋遂寝，由此益交欢公。公探知其情，窃喜，而阴嘱夫人，劝夫改行；女笑应之。

逾岁，首相免，适有以私函致公者，误投给谏。给谏大喜，先托善公者往假万金，公拒之。给谏自诣公所。公觅巾袍，并不可得；给谏伺候久，怒公慢，愤将行。忽见公子究衣旒冕，有女子自门内推之以出。大骇；已笑而抚之，脱其服冕，之而去。公急出，则客去已远。闻其故，惊颜如土，大哭曰：“此祸水也！指日赤吾族矣！”与夫人操杖往。女已知之，阖扉任其

诟厉。公怒，斧其门。女在内含笑而告之曰：“翁无烦怒！有新妇在，刀锯斧钺，妇自受之，必不令贻害双亲。翁若此，是欲杀妇以灭口耶？”公乃止。给谏归，果抗疏揭王不轨，袞冕作据。上惊验之，其旒冕乃梁秸心所制，袍则败布黄袱也。上怒其诬。又召元丰至，见其憨状可掬，笑曰：“此可以作天子耶？”乃下之法司。给谏又讼公家有妖人，法司严诘臧获，并言无他，惟颠妇痴儿，日事戏笑；邻里亦无异词。案乃定，以给谏充云南军。王由是奇女。又以母久不至，意其非人。使夫人探诘之，女但笑不言。再复穷问，则掩口曰：“儿玉皇女，母不知耶？”

无何，公擢京卿。五十余，每患无孙。女居三年，夜夜与公子异寝，似未尝有所私。夫人舁榻去，嘱公子与妇同寝。过数日，公子告母曰：“借榻去，悍不还！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，喘气不得；又惯掐人股里。”婢姬无不粲然。夫人呵后令去。一日，女浴于室，公子见之，欲与偕；女笑止之，谕使姑待。既出，乃更泻热汤于瓮，解其袍裤，与婢扶入之。公子觉蒸闷，大呼欲出。女不听，以衾蒙之。少时，无声，启视，已绝。女坦笑不惊，曳置床上，拭体干洁，加复被焉。夫人闻之，哭而入，骂曰：“狂婢何杀吾儿！”女赧然曰：“如此痴儿，不如勿有。”夫人益恚，以首触女；婢辈争曳劝之。方纷噪间，一婢告曰：“公子呻矣！”夫人辍涕抚之，则气息休休，而大汗浸淫，沾浹裋褐。食顷，汗已，忽开目四顾，遍视家人，似不相识，曰：“我今回忆往昔，都如梦寐，何也？”夫人以其言不痴，大异之。携参其父，屡试之，果不痴。大喜，如获异宝。至晚，还榻故处，更设衾枕以覘之。公子入室，尽遣婢去。早窥之，则榻虚设。自此痴颠皆不复作，而琴瑟静好，如形影焉。

年余，公为给谏之党奏劾免官，小有诖误。旧有广西中丞所赠玉瓶，价累千金，将出以贿当路。女爱而把玩之，失手堕碎，惭而自投。公夫妇方以免官不快，闻之，怒，交口呵骂。女忿而出，谓公子曰：“我在汝家，所保全者不止一瓶，何遂不少存面目？实与君言：我非人也。以母遭雷霆之劫，深受尔翁庇翼；又以我两人有五年夙分，故以我来报曩恩、了夙愿耳。身受唾骂，擢发不足以数，所以不即行者，五年之爱未盈，今何可以暂止乎！”盛气而出，追之已杳。公爽然自失，而悔无及矣。

公子入室，睹其剩粉遗钗，恸哭欲死；寝食不甘，日就羸悴。公大忧，急为胶续以解之，而公子不乐，惟求良工画小翠象，日夜浇祷其下，几二年，偶以故自他里归，明月已皎，村外有公家亭园，骑马经墙外过，闻笑语声，停辔，使厮卒捉鞚，登鞍以望，则二女郎游戏其中。云月昏蒙，不甚可辨。但闻一翠衣者曰：“婢子当逐出门！”一红衣者曰：“汝在吾家园亭，反逐阿谁？”翠衣人曰：“婢子不羞！不能作妇，被人驱遣，犹冒认物产耶？”红衣者曰：“索胜老大婢无主顾者！”听其音，酷类小翠，疾呼之。翠衣人去曰：“姑不与若争，汝汉子来矣。”既而红衣人来，果小翠。喜极。女令登垣，承接而下之，曰：“二年不见，瘦骨一把矣！”公子握手泣下，具道相思。女言：“妾亦知之，但无颜复见家人。今与大姊游戏，又相邂逅，足知前因不可逃也。”请与同归，不可；请止园中，许之。公子遣仆奔白夫人。夫人惊起，驾肩舆而往。启钥入亭，女即趋下迎拜。夫人捉臂流涕，力白前过，几不自容，曰：“若不少记榛梗，请偕归，慰我迟暮。”女峻辞不可。夫人虑野亭荒寂，谋以多人服役。女曰：“我诸人悉不愿见，惟前两婢朝夕相从，不能无眷注耳。外惟一老仆应门，余都无所复须。”夫人悉如其言。

托公子养痾园中，日供食用而已。

女每劝公子婚，公子不从。后年余，女眉目音声，渐与曩异，出象质之，迥若两人。大怪之。女曰：“视妾今日，何如畴昔美？”公子曰：“今日美则美，然较昔则似不如。”女曰：“意妾老矣！”公子曰：“二十余岁人，何得速老。”女笑而焚图，救之已烬。

一日，谓公子曰：“昔在家时，阿姑谓妾抵死不作茧。今亲老君孤，妾实不能产育，恐误君宗嗣。请娶归于家，旦晚侍奉翁姑，君往来于两间，亦无所不便。”公子然之，纳币于钟太史之家。吉期将近，女为新人制衣履，赍送母所。及新人入门，则言貌举止，与小翠无毫发之异。大奇之。往至园亭，则女已不知所在。问婢，婢出红巾曰：“娘子暂归宁，留此贻公子。”展巾，则结玉玦一枚，心知其不返，遂携婢俱归。虽顷刻不忘小翠，幸而对新人如覩旧好焉。始悟钟氏之姻，女预知之，故先化其貌，以慰他日之思云。

异史氏曰：“一孤也，以无心之德，而犹思所报；而身受再造之福者，顾失声于破甑，何其鄙哉！月缺重圆，从容而去，始知仙人之情，亦更深于流俗也！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聂小倩

宁采臣，浙人。性慷爽，廉隅自重。每对人言：“生平无二色。”适赴金华，至北郭，解装兰若。寺中殿塔壮丽，然蓬蒿没人，似绝行踪。东西僧舍，双扉虚掩，唯南一小舍，扃键如新。又顾殿东隅，修竹拱把，阶下有巨池，野藕已花。意乐其幽杳。会学使案临，城舍价昂，思便留止，遂散步以待僧归。日暮，有士人来，启南扉。宁趋为礼，且告以意。士人曰：“此间无房主，仆亦侨居。能甘荒落，旦晚惠教，幸甚！”宁喜，藉蒿代床，支板作几，为久客计。是夜，月明高洁，清光似水。二人促膝殿廊，各展姓字。士人自言：“燕姓，字赤霞。”宁疑为赴试诸生，而听其音声，殊不类浙。诘之，自言：“秦人。”语甚朴诚，既而相对词竭，遂拱别归寝。

宁以新居，久不成寐。闻舍北喁喁，如有家口。起伏北壁石窗下，微窥之，见短墙外一小院落，有妇可四十余，又一媪衣排，插蓬沓，鲐背龙钟，偶语月下。妇曰：“小倩何久不来？”媪曰：“殆好至矣。”妇曰：“将无向姥姥有怨言否？”曰：“不闻。但意似蹙蹙。”妇曰：“婢子不宜好相识。”言未已，有一十七八妇子来，仿佛绝色。媪笑曰：“背地不言人。我两正谈道，小妖婢悄来无迹响，幸不瞥着短处。”又曰：“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，遮莫老身是男子，也被摄魂去。”女曰：“姥姥不相誉，更阿谁道好？”妇人女子又不知何言。宁意其邻人眷口，寝不复听。又许时，始寂无声。方将睡去，觉有人至寝所，急起审顾，则北院女子也。惊问之。女笑曰：“月夜不寐，愿修燕好。”宁正容曰：“卿防物议，我畏人言。略一失足，廉耻道丧。”女云：“夜无知者。”宁又咄之。女逡巡若复有词。宁叱：“速去！不然，当呼南舍生知。”女惧，乃退。至户外复返，以黄金一锭置褥上。宁掇掷庭墀曰：“非义之物，污吾囊橐！”女惭出，拾金自言曰：“此汉当是铁石。”

诘旦，有兰溪生携一仆来候试，寓于东厢，至夜暴亡。足心有小孔，如锥刺者，细细有血出。俱莫知故。经宿，仆亦死，症亦如之。向晚，燕生归，宁质之，燕以为魅。宁素抗直，颇不在意。宵分，女子复至，谓宁曰：“妾阅人多矣，未有刚肠如君者。君诚圣贤，妾不敢欺。小倩，姓聂氏，十八夭殁，葬寺侧。辄被妖物威胁，历役贱务，腆颜向人，实非所乐。今寺中无可杀者，恐当以夜叉来。”宁骇求计。女曰：“与燕生同室可免。”问：“何不惑燕生？”曰：“彼奇人也，固不敢近。”问：“迷人若何？”曰：“狎昵我者，隐以锥刺其足，彼即茫若迷，因撮血以供妖饮；又或以金，非金也，乃罗刹鬼骨，留之，能截取人心肝；二者，凡以投时好耳。”宁感谢，问戒备之期，答以明宵。临别，泣曰：“妾堕玄海，求岸不得。郎君义气干云，必能拔生救苦。倘肯囊妾朽骨，归葬安宅，不啻再造。”宁毅然诺之，因问葬处。曰：“但记取白杨之上有鸟巢者是也。”言已出门，纷然而灭。

明日，恐燕他出，早诣邀至。辰后具酒馔，留意察燕。既约同宿，辞以性癖耽寂。宁不听，强携卧具来，燕不得已，移榻从之。嘱曰：“仆知足下丈夫，倾风良切，要有微衷，难以遽白。幸忽翻窥篋褙，违之，两俱不利。”宁谨受教。既而各寝。燕以箱篋置窗上，就枕移时，鼾如雷吼。宁不能寐。近一更许，窗外隐隐有人影。俄而近窗来窥，目光睒闪。宁惧，方欲呼燕，忽有物裂篋而出，耀若匹练，触折窗上石棂，欻然一射，即遽敛入，宛如电灭。燕觉而起，宁伪睡以覘之。燕捧篋检取一物，对月嗅视，白光晶莹，长

可二寸，径非叶许。已而数重包固，仍置破篋中。自语曰：“何物老魅，直尔大胆，致坏篋子。”遂复卧。宁大奇之，因起问之，且告以所见。燕见：“既相知爱，何敢深隐。我，剑客也。若非石椁，妖当立毙。虽然，亦伤。”问：“所藏何物？”曰：“剑也。适嗅之，有妖气。”宁欲观之，慨出相示，荧荧然一小剑也。于是益厚重燕。

明日，视窗外有血迹。遂出寺北，见荒坟累累，果有白杨，鸟巢其颠。迨营谋既就，促装欲归。燕生设祖帐，情义殷渥。以破革囊赠宁，曰：“此剑袋也，宝藏可远魑魅。”宁欲从受其术，曰：“如君信义刚直，可以为此；然君犹富贵中人，非此道中人也。”宁乃托有妹葬此，发掘女骨，敛以衣衾，凭舟而归。宁斋临野，因营坟，葬诸斋外。祭而祝曰：“怜卿孤魂，葬近蜗居，歌哭相闻，庶不见凌于雄鬼。一瓯浆水饮，殊不清旨，幸不为嫌。”祝毕而返，后有人呼曰：“缓待同行！”回顾，则小倩也，欢喜谢曰：“君信义，十死不足以报。请从归，拜识姑嫜，媵御无悔。”审谛之，肌映流霞，足翘细笋，白昼端相，娇艳尤绝。遂与俱至斋中。嘱坐少待，先入白母。母愕然。时宁妻久病，母戒毋言，恐所惊骇。言次，女已翩然入，拜伏地下。宁曰：“此小倩也。”母惊顾不遑。女谓母曰：“儿飘然一身，远父母兄弟。蒙公子露覆，泽被发肤，愿执箕帚，以报高义。”母见其绰约可爱，始敢与言，曰：“小娘子惠顾吾儿，老身喜不可已。但生平止此儿，用承祧绪，不敢令有鬼偶。”女曰：“儿实无二心。泉下人既不见信于老母，请以兄事，依高堂，奉晨昏，如何？”母怜其诚，允之。即欲拜嫂，母辞以疾，乃止。女即入厨下，代母尸饔。入房穿户，似熟居者，日暮，母畏惧之，辞使归寝，不为设床褥。女窥知母意，即意去。达斋欲入，却退，徘徊户外，似有所惧。生呼之，女曰：“室中剑气畏人，向道途之不奉见者，良以此故。”宁悟为草囊，取悬他室。女乃入，就烛下坐，移时，殊不一语。久之，问：“夜读否？妾少诵《楞严经》，今强半遗忘，浼求一卷，夜暇就兄正之。”宁诺。又坐，默然。二更向尽，不言去。宁促之。愀然曰：“异域孤魂，殊怯荒墓。”宁曰：“斋中别无床寝，且兄妹亦宜远嫌。”女起，容颦蹙而欲啼，足亾匡懷而懒步，从容出门，涉阶而没。宁窃怜之，欲留宿别榻，又惧母嗔。女朝旦朝母，捧沃盥，下堂操作，无不曲承母志。黄昏告退，辄过斋头，就烛诵经。觉宁将寝，始惨然去。

先是，宁妻病废，母劬不可堪。自得女，逸甚，心德之。日渐稔，亲爱如己出，竟忘其为鬼，不忍晚令去，留与同卧起。女初来，未尝饮食，半年，渐啜稀。母子皆溺爱之，讳言其鬼，人亦不之辨也。无何，宁妻亡，母阴有纳女意，然恐于子不利。女微窥之，乘间告母曰：“居年余，当知儿肝膈。为不欲祸行人，故从郎君来。区区无他意，止以公子光明磊落，为天人所钦瞩，实欲依赞三数年，借博封诰，以光泉壤。”母亦知其无恶，但惧不能延宗嗣。女曰：“子女唯天所授。郎君注福籍，有亢宗子三，不以鬼妻而遂夺也。”母信之，与子议。宁喜，因列筵告戚党或请覲新妇，女慨然华妆出，一堂尽眙，反不疑其鬼，疑为仙。由是五党，诸内眷，咸执贽以贺，争拜识之。女善画兰梅，辄以尺幅酬答，得者藏什袭以为荣。

一日，俯颈窗前，悟悵若失。忽问：“革囊何在？”曰：“以卿畏之，故藏置他所。”曰：“妾受主气已久，当不复畏，宜取挂床头。”宁诘其意。曰：“三日来，心怔忡无停息。意金华妖物，恨妾远遁，恐旦晚寻及也。”宁果携革囊来。女反复审视，曰：“此剑仙将盛人头者也。敝败至此，不知

杀人几何许。妾今日视之，肌犹粟栗。”乃悬之。次日，又命移悬户上。夜对烛坐，约宁勿寝。歛有一物，如飞鸟堕，女惊匿夹幕间。宁视之，物如夜叉状，电目血口，睽闪攫拏而前。至门却步，逡巡久之，渐近革囊，以爪摘取，似将抓裂。囊忽格然一响，大可合簪，恍惚有鬼物，突出半身，揪夜叉入。声遂寂然，囊亦顿缩如故。宁骇詫，女亦出，大喜曰：“无恙矣！”共视囊中，清水数斗而已。

后数年，宁果登进士。女举一男。纳妾后，又各生一男，皆仕进有声。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红玉

广平冯翁有一子，字相如。父子俱诸生。翁年近六旬，性方鯁，而家屡空。数年间，媪与子妇又相继逝，并自操之。一夜，相如坐月下，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。视之，美；近之，微笑；招以手，不来亦不去；固请之，乃梯而过，遂共寝处。问其姓名，曰：“妾，邻女红玉也。”生大爱悦，与订永好，女诺之。夜夜往来。约半年许。翁夜起，闻子舍笑语，窥之，见女。怒，唤生出，骂曰：“畜生！所为何事！如此落寞，尚不刻苦，乃学浮荡耶？人知之，丧汝德；人不知，亦促汝寿！”生跪自投，泣言知悔，翁叱女曰：“女子不守闺戒，既自玷，而复玷人。倘事一发，当不仅貽寒舍羞！”骂已，愤然归寝，女流涕曰：“亲庭罪责，良足愧辱，我两人缘分尽矣。”生曰：“父在不得自专，卿如有情，尚当含垢为好。”女言辞决，生乃洒涕。女止之曰：“妾与君无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逾墙钻隙，何能白首？此处有一佳偶，可聘也。”生告以贫。女曰：“来宵相俟，妾为君谋之。”次夜，女果至，出白金四十两赠生。曰：“去此六十里，有吴村卫氏女，年十八矣，高其价，故未售也。君重啖之，必合谐允。”言已，别去。

生乘间语父，欲往相之，而隐馈金，不敢告父。翁自度无资，以是故止之。生又婉言：“试可乃已”，翁颔之。生遂假仆马，诣卫氏。卫故田舍翁，生呼出外，与间语。卫知生望族，又见仪采轩豁，心许之，而虑其靳于资。生听其词意吞吐，会其旨，倾囊陈几上。卫乃喜，浼邻生居间，书红笺而盟焉。生入拜媪。居室偏侧，女依母自障。微睨之，虽荆布之饰，而神情光艳，心窃喜。卫借舍款婿，便言：“公子无须亲迎，待少作衣妆，即合舁送去。”生与订期而归。诡告翁，言：“卫爱清门，不责资。”翁亦喜。至日，卫果送女至。妇勤俭，有顺德，琴瑟甚笃。逾二年，举一男，名福儿。

会清明，抱子登墓，遇邑绅宋氏。宋官御史，坐行赅，免居林下，大扇威虐。是日亦上墓归，见女，艳之。问村人，知为生配。料冯贫士，诱以重赂，冀可摇，使家人风示之。生骤闻怒形于色；既思势不敌，敛怒为笑。归告翁。翁大怒奔出，对其家人，指天划地，诟骂万端。家人鼠窜而去。宋氏亦怒。竟遣数人入生家，殴翁及子，汹若沸鼎。女闻之，弃儿于床，披发号救。群篡舁之，哄然便去。父子伤残，呻吟在地，儿呱呱啼室中。邻人共怜之，扶置榻上。经日，生杖而能起。翁忿不食，呕血，寻毙。生大哭抱子兴词，上至督抚，讼几遍，卒不得直。后闻妇不屈死，益悲冤塞胸吭，无路可伸。每思邀路刺杀宋，而虑其虐从繁，儿又罔托。日夜哀思，双睫为之不交。忽一丈夫吊诸其室，虬髯阔颌，曾与无素。挽坐，欲问邦族。客遽曰：“君有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而忘报乎？”生疑为宋人之侦，姑伪应之。客怒，眦欲裂，遽出曰：“仆以君人也，今乃知不足齿之伦！”生察其异，跑而挽之曰：“诚恐宋人 我。今实布腹心：仆之卧薪尝胆者，固有日矣，但怜此裸中物，恐坠宗祧。君义士，能为我析臼否？”客曰：“此妇人女子之事，非所能。君所欲托诸人者，请自任之；所欲自任者，愿得而代庖焉。”生闻，崩角在地，客不顾而出。生追问姓字，曰：“不济，不任受怨；济，亦不任受德。”遂去。生惧祸及，抱子亡去。

至夜，宋家一门俱寝，有人越重垣入，杀御史父子三人，及一媳一婢。宋家具状告官，官在骇。宋家执谓相如，于是遣役捕生。生遁，不知所之，于是情益真。宋仆同官役诸冥搜，夜至南山，闻儿啼，迹得之，系縲而行。

儿啼愈嗔，群夺儿抛弃之。生冤愤欲绝。见邑令，曰：“何杀人？”生曰：“冤哉！某以夜死，我以昼出，且抱呱呱者，何能逾垣杀人？”令曰：“不杀人，何逃乎？”生词穷，不能置辩，乃收诸狱。生曰：“我死无足惜，孤儿何罪？”令曰：“汝杀人子多矣，杀汝子，何怨！”生既褫革，屡受桎梏，卒无词。令是夜方卧，闻有物击床，震震有声，大惧而号。举家惊起，集而烛之，一短刀，铦利如霜，剝床入木者寸余，牢不可拔。令睹之，魂魄丧失。荷戈遍索，竟无踪迹。心窃馁。又以宋人死，无可畏惧，乃详诸宪，代生解免，竟释生。生归，瓮无升斗，孤影对四壁。幸邻人怜馈饮食，苟且自度。念大仇已报，则鞫然喜；思惨酷之祸，几于灭门，则泪潸潸堕；及思半生贫彻骨，宗支不续，则于无人处大哭失声，不复能自禁。如此半年，捕禁益懈，乃哀邑令，求判还卫氏之骨。既葬而归，悲怛欲死，辗转空床，竟无生路。忽有款门者，凝神寂听，闻一人在门外，与小儿语。生急起窥覘，似一妇子。扉初启，便问：“大冤昭雪，可幸无恙？”其声稔熟，而仓卒不能追忆。烛之，则红玉也。挽一小儿，嬉笑胯下。生不暇问，抱女鸣哭。女亦惨然，既而推儿曰：“汝忘尔父耶？”儿牵女衣，目灼灼视生。细审之，福儿也。大惊，泣曰：“儿那得来？”女曰：“实告君，昔言邻女者，妄也。妾实狐。适宵行，见儿啼谷中，抱养于秦。闻大难已息，故携来与君团聚耳。”生挥涕拜谢。儿在女怀，如依其母，竟不复能识父矣。天未明，女即遽起。问之，答曰：“奴欲去。”生裸跪床头，涕不能仰。女笑曰：“妾诳君耳。今家道新创，非夙兴夜寐不可。”乃剪莽拥篲，类男子操作。生忧贫乏，不能自给。女曰：“但请下帷读，勿问盈歉，或当不殍饿死。”遂出金治织具，租田数十亩，雇佣耕作。荷镰诛茅，葺罗补屋，日以为常。里党闻妇贤，益乐资助之。约半年，人烟腾茂，类素封家。生曰：“灰烬之余，卿白手再造矣。然一事未就安妥，如何？”诘之，答云：“试期已迫，巾服尚未复耳。”女笑曰：“妾前以四金寄广文，已复名在案。若待君言，误之已久。”生益神之。是科遂邻乡荐。时年三十六，腴田连阡，夏屋渠渠矣。女袅娜如随风飘去，而操作类农家妇，虽严冬自苦，而手膩如脂。自言二十八岁，人视之，常若二十许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其子贤，其父德，故其报之也侠。非人侠，狐亦侠也。遇亦奇矣！然官宰悠悠，竖人毛发，刀震震入木，何惜不略移床上尺许哉？使苏子美读之，必浮白曰：‘惜乎！击之不中！’”

（《聊斋志异》）

桃夭村

太仓蒋生，弱冠能文。从贾人泛海，飘至一处，山列如屏，川澄若画，四围绝无城郭，有桃树数万株，环若郡治。时值仲春，香风飘拂，数万株含苞吐蕊，仿佛锦围绣幄，排列左右。蒋大喜，偕贾人马姓者，傍花徐步而入。

忽见小绣车数十队，蜂拥而来，粗钗俊粉，媿妍不一。中有一女子，凹面拳耳，齟唇历齿，而珠围翠裹，类富贵家女，抹巾障袖，强作媚态。生与马皆失笑。未有一车，上坐韶龄女郎，荆钗压鬓，布衣饰体，而一种天姿，玉蕊琼英，未能方喻。生异之，与马尾缀其后。轮轴喧阗，风驰电发，至一公署，纷纷下车而入。生殊不解。询之士人，曰：“此名桃夭村，每当仲春男女婚嫁之时，官兹土者，先录民间女子，以面目定其高下，再录民间男子，试其文艺优劣，定为次序。然后合男女两案，以甲配甲，以乙配乙。故女貌男才，相当相对。今日女科场，明日即男闈矣。先生倘无室，何不一随喜。”生唯唯，与马赁屋而居。

因思车中女郎，其面貌当居第一；自念文才卓犖，亦岂做第二人想。倘得天缘有在，真不负四海求凰之意。而马亦注念女郎，欲赴闈就试。商诸生，生笑曰：“君素不谙此。何必插标卖钱帐簿耶？”马执意欲行，生不能阻。明日，入场扃试，生文不加点，顷刻而成，马草草涂鸦而已。试毕归寓，即有一人传主试命索青蚨三百贯，许冠一军。生怒曰：“无论客囊羞涩，不足以贖老饕，即使黄金满屋，岂肯借钱神力令文章短气哉！”其人羞惭而退。马蹶其后，出囊中金子之。案发，马竟冠军，而生忝然居殿。生叹曰：“文字无权，固不足惜，但失佳人而获丑妇奈何？”

亡何，主试者以次配合，命女之居殿者赘生于家。生意必前所见凹面拳耳、齟唇历齿者，及揭巾视之，黛色凝香，容光闪烛，即韶龄女郎也。生细诘之。曰：“妾家贫，卖珠补屋，日且不遑，而主试者索妾重赂，许做案元，被妾叱之使去，因此获嫌，缀名案尾。”生笑曰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使予以三百贯钱，列名高等，安得今夕与玉人相对耶？”女亦笑曰：“是非颠倒，世态尽然！惟守其素者，终能邀福耳。”生大叹服。翌日，就马称贺。马形神沮丧，不作一词。盖所娶冠军之女，即前所见抹巾障袖、强作媚态者也。笑鞠其故，此女以千金献主试，列名第一，而马亦夤缘案首，故适得此宝。生笑曰：“邀重名而失厚实，此君自取，夫何尤？”马郁郁不得意，居半载，浮海而归；生笃于伉俪，竟家于海外，不复反矣。

锋曰：钱神弄人，是非颠倒；岂知造化弄人，更有颠倒钱神之柄哉！然此女出千金装不吝，意气故自不凡，即谓之嘉耦亦可。

（《谐铎》）

蛟奴

茜泾景生，客闽三载，后航海而归，见沙岸上一人僵卧，碧眼蜷须，黑身似鬼，呼而问之。对曰：“仆蛟人也。为水晶宫琼华三姑子织紫绡嫁衣，误断其九龙双脊梭，是以见放。今飘泊无依，倘蒙收录，恩衔没齿。”生正苦无仆，挈之归里。其人无所好，亦无所能，饭后赴池塘一浴，即蹲伏暗隙，不言不笑。生以其穷海孤身，亦不忍时加驱遣。洛佛日，生随喜昙花讲寺，见老妇引韶龄女子，拜祷慈云座下，白莲合掌，细柳低腰，弄影流光，皎若轻云吐月。拜罢，随老妇竟去。迹之，入于隘巷，访诸邻右，知女吴人，姓陶氏，小字万珠，幼失父，为里党所欺。三年前，随母僦居于此，生以孀贫可啖，登门求聘，许以多金，卒不允。生曰：“阿母居奇不售，将使令千金，以丫角老耶？”妇笑曰：“蓝田双璧，索聘何嫌？且女名万珠，必得万颗明珠，方能应命；否则千丝结网，亦笑越客徒劳耳。”生失望而回，私念明珠万颗，纵倾家破产，亦势难猝办。日则书空，夜则感梦，忽忽经旬，伏床不起。延医诊视，皆曰：“杂证可医，相思疾未可药也。”瘦骨支床，恹恹待毙。

蛟人入而问疾，生曰：“琅琊王伯舆，终当为情死。但汝海角相依，迄今半载，设一旦予先朝露，汝安适归？”蛟人闻其言，抚床大哭，泪流满地。俯视之，晶光跳掷，粒粒盘中如意珠也。生蹶然而起，曰：“愈矣！”蛟人讶其故，生曰：“予所以病且殆者，为少汝一副急泪珠耳。”遂备陈颠末，蛟人喜。拾而数之，未满其额。转叹曰：“主人亦寒乞相，得宝骤作喜色，何不少缓须臾，为君尽情一哭也。”生曰：“再试可乎？”蛟人曰：“我辈笑啼，由中而发，不似世途上机械者流，动以假面向人。无已，明日携樽酒，登望海楼，为主人筹之。”生如其言，侵晨，挈蛟人登楼望海，见烟波汨没，浮天无岸。蛟人引杯取醉，作旋波宫鱼龙曼衍之舞，南眺朱岸，北顾天墟，之罘碣石，尽在沧波明灭中。喟然曰：“满目苍凉，故家何在？”奋袖激昂，慨然作思归之想，抚膺一恸，泪珠迸落。生取玉盘盛之，曰“可矣。”蛟人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，放声一号，泪尽乃止。生大喜，邀之同归。蛟人忽东指笑曰：“赤城霞起矣！蜃楼十二座，近跨鼉梁。琼华三姑子今夕下嫁珊瑚岛钓鳌仙史，仆限已满，请从此逝！”耸身一跃，赴海而没。生怅然独反。越日，出明珠，登堂纳聘。老妇笑曰：“君真痴于情者，我不过以此相试，岂真卖闺中女，腆颜求活计哉？”却其珠，以女归生。后诞一子，名梦蛟，志不忘作合之缘也。

铎曰：“借穷途之哭，为寒士之媒，蛟人之术奇矣。吾更奇乎阿母始索其聘，继却其珠，使绝代娇姿，闺房吐气；否则，量石家一斛珠，虽高抬声价，亦何异卖菜求益者乎？”

（《谐铎》）

村姬

内姑丈陈公永斋，己丑大魁天下，给假南至。归田水铺，旁有小村落，绿树阴浓，野棠花妥，顾而乐之。逐步履独行，忘路远近。村尽处，见竹篱半架，左有双黑扉，一女郎倚扉斜立，捉风中絮，搓掌上，嗤嗤憨笑。陈睨之，魂飞色夺，因兜搭与语。女郎不怒亦不答。但呼阿母来。亡何，一驼背媪出，问女何为。女曰：“不知何处来一莽汉，烦絮煞人！”陈意窘，诡以乞浆告。媪曰：“斗室难容客坐，小慧取一盏凉水来！”女噉声而进。陈曰：“令爱年几何矣？”媪曰：“但记其生年属虎，不知今当几何岁矣。”问婿家为谁。媪曰：“老身残废，止此一女，留伴膝下，不欲遣事他人。”陈曰：“女生有家，膝下非常策也。”适女取凉水至，闻余语，大声谓媪曰：“是客不怀好意，毋多谈！”媪笑曰：“可听则听，是诚在我，婢子何必琐琐。”陈乃夸状元以款动之。媪俯思良久曰：“状元是何物？”曰：“读书成进士，名魁金榜，入词垣掌制诰，以文章华国，为天下第一人，是名状元。”媪曰：“不知第一人，几年一出？”曰：“三年。”女从旁微哂曰：“吾谓状元是千古第一人。原来只三年一个！此等角色也向人喋喋不休，大是怪中！”媪叱曰：“小妖婢器薄咀，动辄翘人短处！女曰：“干依甚事，痴儿自取病耳。”一笑意去。陈惘然失之，继而谓媪曰：“如不弃嫌，敬留薄聘。”脱囊中双南金予之。媪手摩再四，曰：“嗅之不馨，握之则冰，是何物哉？”陈曰：“此名黄金。汝辈得之，寒可作衣，饥可作食，真世宝也。”媪曰：“吾家有桑百株，有田半顷，颇不忧冻馁。是物恐此间无用处，还留状元郎作用度。”掷之地曰：“可惜风魔儿，全无一点大雅相，徒以财势吓人耳！”言毕，阖扉而进。陈痴立半晌，嗟叹而返。

铎曰：“黄口金多，乌纱势横，古今多少男子，缘此摧磨傲骨。不谓闺阁中有此诙谐人也。石榴裙底，当叩首三千下矣。”

(《谐铎》)

谭九

京都花户子谭九，奉父母命探亲于烟郊。策卫出门，日已向夕。道遇一媪，衣悬鹑，而跨白颠马，鞍辔华美，左右相追随。问小郎何往，谭以所之告。媪曰：“此去烟郊尚数十里，路多积潦，颇不易行，小郎不闻乎？风度蒲牢，都城漏下矣。荒野寂寥，保无有暴客相值？茅舍在迩，盍留一宿？翌日早行，得从容也。”谭正恇怯，闻言深荷其谊，媪策马先导，循僻径约二里许，隐隐见林际灯光，媪以鞭指示曰：“至矣。”纵辔即之，则矮屋两椽，土垣及肩，媪弃骑启扃，延客入室。室中空无所有，唯篝灯悬壁。一少妇卧炕头哺儿，媪呼曰：“有客来！媳妇可速起！”妇徐起掠鬓，儿呱呱啼，媪探袖出胡饼一枚，付之，啼始止。谭视妇，年可二十，泪睫惨黛，殊少欢容。媪曰：“汝起烧茶，老身送马便回。”言讫，出户牵马去。

妇折襟引火于灯，着红布短袄，绿布裤，蓝布短袜，跋高底破红鞋，皆敝甚，露一肘一腓，并两踵焉。谭年少口讷，不能致诘，但阴怜之。俄而，媪还曰：“为还代步，致郎寂坐。渠宅上闻有客至，亦欲延款，老身辞以太晚，嘱为致意。”谭唯唯。媪曰：“奔驰半日，想客亦苦饥矣。媳妇备饭来！老身且出喂驴。”谭曰：“相扰何安！刍豆之费，临行当厚偿。”媪摇手曰：“莫漫作客套语，所值几何哉！”既而，饲驴已，妇陈列酒淆，瓦器绝粗，折稊为箸，以盆代壶，而淆皆鱼肉，但冷不中啖。媪移灯劝谭饮，谭辞不能酌，乃进饭，饭又冰冷，勉进一盛。

妇敛具去，相与坐话。妇就灯为儿捉虱。谭曰：“听姥言，似非京师人，娘子则又旗妆，敢问邦族？”媪曰：“诚如郎说，身本凤阳侯氏，因岁荒流离入京，为人缝纫补缀，谋衣食，再醮此间村民郝四，近三十年，今成翁矣。生一女一子，女已适人，子为丐者，居城中，翁以衰耄佣于野肆中，为人提壶涤器。小郎明日当过其处，见鸡皮白髭，耳后有瘤如卵大者，即是也。媳妇余氏，实宅上婢子，其主人为巴参领，久退闲，幼主袭职矣，适借马处也。”谭曰：“视姥家亦甚清苦，何苦盛设待客？”媪笑曰：“仓卒客值，茅舍主人岂能咄嗟办此淆饌，亦缘中元节，例分得宅上馐余，方愧褻瀆，敢云盛设？”谭坐久颇倦，又不便偃息，乃出具就灯吸烟。妇频唆，有欲烟之色。媪察知其意，亟拊掌曰：“媳妇垂涎吃烟矣，小郎肯见赐否？”谭以烟囊付之。媪曰：“近以窘迫，不有此物已半年矣，那得有烟具。”谭乃并具奉之。妇吸之甚适，眉颦顿舒。媪视之，点首曰：“老身在世六十余年，不识此味，诚不解嗜痂者，何故好之如此？”谭曰：“亦事不解，第不会则已，学会辄一刻不能离，宁可食无饭，不可吸无烟也。”媪大笑。谭曰：“娘子嗜此，予迟日当市具与烟来，作野人芹敬。”媪颔之。谭出洩，见银河西眺，斜月在林，约略四更。媪扬声于室曰：“客不时欠伸，当使寢息。”谭应曰：“尚可稍坐。”媪曰：“勿太勉强，明日尚有路行，更有所恳，望留意。”谭问何事，媪惘然曰：“明日过肆，苟见我家老翁，烦为致声，促其急送数缗钱来，但言家中吃着都尽矣。”谭曰：“无不尽心。”媪又赧然曰：“以贫故，并无被褥，一夜屈郎甚矣。”谭曰：“假一席之地，得一夕安，已承厚赐，敢过望耶？”因各就枕谭疲极，着枕便熟睡。既而梦回，觉草虫鸣于耳畔，萤火耀于目前，矍然惊起，则身卧松柏间，秋露湿衣，清寒砭骨，系驴树根上，齧草不休，茅舍乌有，媪与妇并失所在。但见古冢颓然，半倾于蒿莱枳棘之中而已。不禁毛发森竖，急捉驴乘之，得得而驱。行三五里，天已向曙，稍

稍心定。抵烟郊事毕，复遵故道，小憩旗亭，有涤器老人，酷肖侯媪所述。询之，果郝四也，愈异之。引至僻处，告以前处所遇。郝泫然曰：“据郎所见，真先妻与亡媳并天孙也。先妻下世二年，亡媳去岁以难产母子一夜皆死，讵意尚聚首地下哉？”谭亦恻然，又问：“巴参领为何如人？”郝曰：“某旗某佐领之父也，死已十余年矣，直北乔木处，即其墓道。亡媳，其家婢也。老朽夫妇，故其守墓人，往岁零雨，屋舍倾圮，佐领无力缮葺，老朽无容身处，故佣工于此，聊以自活。前日中元节，佐领展墓，犹焚船马数事。第不知亡妻借马，何事何之耳。”谭感叹久之，乃解囊赠以青蚨，五百，俾具冥资，勿致魂馁。郝泣谢。谭归后，不欲食言于鬼，亟备纸烟具二枚，烟一封，重至其墓，祝而焚之。更访巴参领墓，果在直北数十武外，松柏森郁，有新碑可扞云。

（《夜谈随录》）

翠衣国

陇蜀故多鸚鵡，土人恒罗之以为玩具。成都人蒋十三，畜一佳者，驯养数年矣。一日，有鸚鵡来止于树杪，呼鸚鵡为“能言公”，隔笼与之语。询之曰：“君不游翠衣国几年矣？”答曰：“丙年离乡，丁年罹罗，今居樊中，岁又三稔，通其首尾计之，已五易春秋矣。”鸚鵡又曰：“颇亦思归否？”答曰：“胡不思归？君不知我，我非生而羽者也。犹忆昔年为商贩于湖湘间，贾尝三倍，且颇善言语，恒为人解纷，人无有难之者。某岁春仲，与同伴航海，将谋重利。行至一岛，碧嶂插天，蔚蓝无际，偶拉客伙数人，登眺其上，愈入则其境愈佳，涉历既深，顿忘归路。岛中无一人，惟有公辈飞鸣上下，不知几千万亿，予等病不能兴，又无戈获之具，可仿罗雀之风，遂饿死于岩下。他人我不能知，予则渺渺然游行至一国，见宫殿巍峨，城郭富丽，其人无贵贱，皆衣翡翠裘，予询之，人曰：‘此海中第七岛，翠衣国也。’予因谒见其王，欲图归计。王年可五旬，亦衣翠服，能识义理，通阴阳。其国中，上大夫必能诗，中大夫皆能曲，下大夫亦能言，以捷给为才，从无有不鸣者。遂馆予为客卿，后以贵主下降。主貌娇好，亦娴歌咏，与予伉俪甚欢。明年，为予制此阴之，遂能举。飞时，与主翱翔于茂树，倡随无间。不意为近侍所诱，将欲归视故乡。行至山中，下而取食，为人所获，羁絏于兹不能返，每思主爱，如割寸心。君今去，能为我致一口音，则幸矣。”鸚鵡曰：“愿为驿使，虽远无辞。”鸚鵡乃低吟一绝曰：

双飞何日向晴皋，每为卿卿惜羽毛；

最是舌尖消瘦尽，绕笼犹自语叨叨。

诗成，俯首拳足，若不胜情。鸚鵡即振翼而飞，回翔而语曰：“必不辱君命，勿过伤。”遂飞去，时蒋卧小窗下，陈宇无人，闻其语，甚为惨然。乃起辟其笼而纵之，且嘱曰：“翠衣国路远，子宜自爱，慎勿再罹网罗之灾。”语竟，鸚鵡啁噉作谢，飘然高举，渐入云汉间，不转瞬而逝。蒋以此事语其家人，多不之信。且疑其故纵。蒋竟无以自明。

逾年，蒋患疾疫，病垂毙。迷惘中，见有人皂衣而鸟喙，直前启曰：“君家之囚，已言于翠衣国主矣。命仆奉延，请即税驾。”蒋正昏馈，莫知所措，竟毅然随之行。其人奋臂一呼，早有绿衣人十数辈，驾一肩舆，舁之前往。须臾，至海上，波如山立，心甚惴惴。视其舆，轻犹一叶，去水仅寻余，毫无沾湿，行且如飞。既至，有绝境，都如鸚鵡所言，即有人迎于郊外，俯伏路旁，引吭而谢曰：“主君体好生之德，罢悦耳之具，网开三面，德并二天，使折翼之禽，无难旋里；嫌笼之鸟，竟得生还。不独乐昌之镜重圆，抑且若敖之鬼不馁。感恩涕泣，深愧衔环。拥篲郊迎，聊酬翼卵。”言讫，伏地哀鸣，一若感激不胜者。蒋自舆中窥之，驹从甚盛，冠盖甚都，其人年二十许，翠衣翩跹，疑即昔日所纵者。乃降舆慰劳，并驾而进。入其国，人皆衣碧，语言俱带鸟音。将至路门，国王躬亲迎迓，揖而言曰：“寡人愚昧，国禁废弛，致令金闺爱婿，辱于弋人。微先生释之归里，则弱女无与并栖，即不谷亦无与共治矣。”语甚谦。蒋目之，貌古神清，被服赫奕。因逊谢。国主揖蒋入，延至殿廷，纳之上座，将下拜，蒋辞让至三，然后以宾主礼相见。既坐，国主又言曰：“儿女辈赖君完聚，时铭五中，无由申报。时闻病在床蓐，故遣剪舌侯奉邀，幸辱惠临，当令叩谢。”因命传语后庭，使白贵主。旋铺红氍于地，俄有小环十余。自屏后捧一丽人出。齿甚稚，衣翠羽之服，

玉声璆然。夫妇并肩，皆北面再拜。蒋不获辞，却而后受。主即退。国主命设宴于望祢亭，与蒋欢饮。且告曰：“此寡人跂望正平之地也。异世知心，今与君为二矣。”于是飞觞痛饮。诸大夫皆在坐，有献诗者，有歌曲者，纷纷而前。蒋亦不甚记忆。国主知蒋有恙，命取海中神露，和酒饮之，恍若沃以冰雪，病遂除。宴毕，国主谢曰：“敝路褊小，土产绝稀，不腆敝赋，未足以敝大恩。聊供君之玩好，幸勿挥斥。”乃进明珠十粒，紫玉一双，约值数千缗。小鬟又传夫人命，致水心镜一围，珊瑚树盈尺，曰：“敬以报钗合镜圆之德。”贵主夫妇，又私自赠遗。国主命寄于近海市肆，以券付蒋，令其自取。乃命皂衣人送之还。国主冰玉亲饯于郊，握手流连。蒋思归念切，登舆而返。

比至家，举室号咷，将殓尸于椁，死已二日矣。蒋推衾而起，家人大惊，询之，始得其故。出视庭柯，有鸚鵡爰止未去。爰悟所谓剪舌侯者，即此是也。乃设食饲之，三嗅而作。蒋疾大愈，欲诣海肆合其券，家人以为妄，力止之，遂不果行。至今蜀人呼鸚鵡为“能言公”，其遗意云。

(《莹窗异草》)

秦吉了

剑南巨家，蓄一婢，貌美而黠。主人颇宠之，不使与群婢伍。时某太守，将致仕。以一秦吉了相赠，绝巧慧，能作人言。主因命婢司其饮啄，此外无余事也。一日，婢饲鸟。鸟忽言曰：“姊哺我，当得一好姊夫。”婢羞，扑之以扇。鸟亦不惊。自是鸟有所语，婢或戏而答之，或笑而詈之，习以为常。婢亦不甚介意。盖婢独居一室，鸟即悬其闼，喁喁小窗，俨然伴侣。人亦莫得问焉。

又一日，婢浴于室。忽闻鸟语曰：“姊故好身体！”婢大恚，白身往扑之。适鸟亦新浴，因驯，未闭其笼，竟振羽而出，绕屋周匝，婢捉之倍亟。鸟忽洞穿窗纸，翱翔而去。婢遂仓皇无措，深惧主责，顿生狡狴。著衣后，即移宠于檐下，径诣主前泣诉曰：“婢子偶不谨，闭户澡身，不意为人所中伤，竟放鸟去，情甘罪责，死无怨。”主人素怜婢，且悉众有妒心，果不究典守，而反究他人。其计亦譎矣。既而莫得其主名，亦姑置之。

旬日后，婢奉主母命，往省同邑梁孺人。其子名绪，犹未婚，方昼读于斋中，俄有鸟飞集其案，作人语曰：“为君觅一佳配，盍往视诸。”绪惊而谛观，则一秦吉了，因释卷而逐之。鸟飞甚缓，甫出院门，见有二八妖环，青衣红裙，冉冉自外入。鸟忽失所在。绪睨女貌，美丽不群，乃托故，尾之以行。直入室内，与母絮絮话言，始悉为某巨家婢，而姿容态度，娴雅动人。婢见少年郎，亦时时顾之，两情颇眷恋，但不能通片语。

良久，婢自归。既覆主命，言旋其室。空笼故在床侧，瞥见前鸟，瞑目拳足憩息其上。大喜，如获拱璧。将执之，复置诸樊。鸟大噪曰：“予为姊奔波几殆，幸得好姻缘，何犹欲以此困我耶？”婢奇其言，诘之。鸟一一缅述。婢顿悟，遽敛其手。鸟亦不飞，止于榻上，谓婢曰：“予虽不能如昆仑，出姊于重垣之外，然姊之心事，非予莫与之传，姊果有意乎？”婢缅腆不答，鸟作笑声曰：“女儿之态，固如是。虑有人来，予且去。”言已，振翅而飞，旋不见。婢因慕绪之丰采，且耻为画屏姬，反侧中宵，不能自主。

明日，鸟矚无人，又复爱止，婢招之即下。因言曰：“主人甚爱予，必不忍以珠弹雀，况梁生青年才俊，纵慕少艾，詎屑以婢妾充好逑！费子苦心，恐事不谐，可奈何？”鸟解所言，两翼旋作，至夕始还。乘昏覆婢曰：“梁生之情，见乎词矣！”因诵其所吟曰：“不妨团扇白，祇喜玉颜红；倘遂乘鸾愿，终应跨凤同。”婢闻而心喜，遂以意授鸟。侵晨，复纵之去。乃绪在萧斋，日夜注念于婢。朝起仰视翔禽，颇似畴昔之鸟，因戏曰：“卿能语我可人乎？当为汝立传。俾与苏武之雁并传。”语未已，鸟忽垂翅而下。集于粉垣，与绪对语，致婢相思之意，并所虑之深。绪大悦，因诘：“婢知书否？”鸟答曰：“颇识之。”绪即立草数行，备叙渴衷，兼矢永好。缄封而置之地，鸟即下而衔之。径飞去。绪益骇，叹其奇。

乃自此数日，不再见鸟，而婢之音耗顿绝。正怅望间，忽传巨家有婢死，既已稿葬。绪心动，疑而询之，果即意中所属者，大恸几失声，而亦莫解其故。殊不知鸟衔笈去，婢见之，愧不能书，乃撤玉瑱一事，畀鸟覆之，并告以父母所在，浼去物色之，啖以重金，则蛾眉不难续，鸾俦可立效矣。鸟唯唯，衔之高飞，至中途，突遭恶少，试以弹丸，中其颊，鸟遂殒越，身命俱捐。居无何，而婢之祸作。初，巨家以色宠婢，将以列之小星。婢颇不愿，退有后言。迨婢以失鸟之故，嫁祸于人，虽未遭箠楚之威，而同列者，靡不

侧目，且虑其专房恃宠，行将长舌为灾，遂群起而攻。闻其在室与鸟言，夜半不辍，乃诬与人有私，播之主耳。主闻之，甚怀醋意，搜诸室内，得绪书，益为勃然，毒加考讯，婢以事涉荒唐，无能自明，遍体疮痍，奄奄待毙。主亦不待其死，生纳诸棺，命仆瘞之野。

此婢之绝命本末，在绪亦未深知。惟有怆怀埋玉，坐而伤神，不禁隐几而卧。忽梦一女子，羽衣蹁跹，直前敛衽，曰：“妾即秦吉了也，与某家姊本同类，渠以善行，得以转轮为人。妾与之邂逅复聚，虑其辱于庸夫，敬以先容于君子，不意妾半途折翼，致姊竟遭烁金，负屈重泉，良堪扼腕。虽然，幸有生机，非君孰与援手？”绪梦中大喜，起而询之。女子戟手一指，曰：“郊行百步，薛涛坟固不远也。”顿扑地化为孤鹤，凌空而上。

绪惊寤，即命仆马，访诸邑外。偶忆北堡村名，似合隐语，径诣之。果得婢之葬处，而未敢遽开。假村中一席地，至夜，以利啖仆，同往启之。所瘞故不甚深，及棺静伺，似闻呼吸之声。亟破之，婢果复活。绪遂惊喜如狂。左近在尼庵，卑礼叩之，缅陈其故。尼亦乐于为善，慨然许之，相与扶婢出穴。绪亲负之以行，寄养庵中，资以薪水，然后归。

月余，婢竟光彩如初。绪乃浼尼为撮合山，托言贫家之女，力白于其母。母往视之，虽一面之识，颇能记忆。婢因泣诉其情。母素爱子，不违其意，径为之迎娶于家；且因婢故，不与巨家通。巨家亦以婢故，杜绝往来。婢之踪迹因以秘。惟绪念秦吉了之德，遇有捕获者，必市而纵之。人咸疑讶，至巨家中落，尼乃泄其春光。说者遂得梗概如右。

（《莹窗异草》）

青眉

皮工竺十八，邑之鄙人也。年仅弱冠，貌姣好如女子。虽居市里之美少年，莫之能掩，以故有俊俏之号。其室曰青眉，色尤殊丽，见者疑为画图。初，诘其所自，坚讳不言。后乃稍稍露之，则实北山之狐也。

盖竺少佣于乡，始学裁皮，年甫十六耳。师嗜酒，夜出恒不归。肆中惟竺一人缝纫，至中宵然后就寝，率以为常。一夕，师又出，竺方夜作，闻弹指声，意为比邻取履者。隔扉询之，则答曰：“依。”其音绝娇细，竺大骇。且虑为市中恶少侦其师不在，来寻断袖欢，心益惴惴。乃给之曰：“已卧矣，客请明日来。”外又曰：“依非暴客，实邻女也。曷开我，与若一言。”竺不得已，从板缺覘之，果似女人垂鬟立于檐下，因启之，女径掩笑入。竺视其貌，容光照映斗室，虽少小，心亦不能无动，遂腆然诘所自来。答曰：“家居距此咫尺，缘夜绩，烛为风灭，特来乞取新火，非有他也。”竺素醇谨，慨然与之，不敢交一言，女亦持炬径去。竺虽未通情话，而心颇爱好，冀其复来。乃师归，女竟不再至。日夕坐肆中伺之。亦杳无其迹。无何，师又他往，女则又来乞火。两情渐稔，欣然延入与坐谈。女以年岁询竺。答曰：“一十有六矣。”女微笑曰：“阿依适与君同庚。”竺亦询女之居址。答曰：“久当自悉。”絮语移时，犹无去志。竺亦贪其貌，眷亦勿舍。四目痴凝，将不可解。女忽回顾衽席，谓竺曰：“此即君之卧榻耶？恐逼仄不足以容二人。”竺会其意，乃答曰：“卿试先卧，看能容否？”女笑而起曰：“来夕当试之。”又复去。竺终腆腆，弗能挽留，然已心志蛊惑矣。晨起，无心操作，惟冀其师不归，得以成此佳会。而师果为麴蘖所羁，向晦不复。心益悦，及昏，明灯兀坐，形状类痴，亦不再捆履。漏下二鼓，女果来。启户款入，则靓妆艳服，迥异昨之朴素。询之，笑而不答，径登竺榻而壁卧。竺知其惧羞，乃熄火就枕。及寤，而东方已白。竺尚流连，女早揽衣先起曰：“乐正未央，不可使他人窥见底里。”乃去。竺起而师返。

女绝不来，竺亦不以为讶。阅数夕，乘师之出，又复欢会，款洽且倍于初，起谓竺曰：“依自见君，顿为情系。以故不以自坚，致有前宵之事。今幸两相欢爱，生死勿渝。君能不弃，即以妾为糟糠妇乎？”竺嗫嚅良久，始答曰：“阿谁不愿。但予幼失怙恃，育于兄嫂，今从师习此末艺，将来尚未知若何，谁有余资为余纳妇耶？且年齿尚卑，尤未敢漫然启口。”女曰：“然以依计之，君能辞师出游，妾自能相君方业，奚为仰人眉睫，使我燕尔不安？”竺恍然，乃诘之曰：“若言有家在，岂无父母而可自主耶？”女笑曰：“妾初给君，今乃悟乎？依字青眉，居北山，实狐也。羨君玉貌，故假邻女以相就，岂真有高堂为予缚束者。”竺年幼，且贪新欢，茫不知惧。唯曰：“闻狐恒为人害，信然否？”女曰：“亦信有之。而妾非其伦也。妾不爱君，亦不屑至此。爱之而复杀之。宁能见容于天地乎？”因侃侃鸣誓。竺亦相信不疑。临去，授竺以策。竺如其教，启于师曰：“昨闻里人言，予嫂病且甚危殆，予少受其抚育，请给假一归省视。”言已泣下。师亦微闻其嫂病，见其悻悻，心甚悯焉，乃自营肆务，遣之行。竺出肆，未及里许，女早迎于道周，问之曰：“君将奚适？”竺曰：“将归予家。”女大笑曰：“君误矣，若往汝家，有兄嫂在，其何能从之。”竺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女曰：“依视之，君业虽未能游刃有余，而尚可以进乎技；妾幸有薄资，请与君游于外郡，自主生计，必有以愈于为人佣。君以为如何？”竺本漫无主裁，欣然从之。女

出白金一锭，觅舟南行。竺与女倡随其乐，亦不念及乡族。

舟抵常熟，女犹欲前进，竺不愿，乃僦居邑之北门，女又以金半笏，为营肆具，遂开设于市中，其后为居室。女以竺齿尚稚，不令合人生理。凡竺所不能制者，女皆代庖为之。式甚新奇，名乃大噪，邑中之履咸归焉。女亲操井臼，治饔餐，暇则织履相夫子，怡怡然无怨色。竺益心德之，明年，竺已十七，家小裕，志遂少荒，数从无赖游。女禁之，小听。适常熟有富家子，性佻达，尤好龙阳君。时来肆中市履，见竺之色，深悦之。会竺与无赖交，乃以重金啖倩无赖。值望后，月色甚明，置酒于邑中慈觉寺，邀竺为长夜饮。竺以他故给女，遂从无赖行，至则富家子亦在坐，极致款曲。竺素限于量，饮未半，已不胜酒力。众引之别室，俾其小憩，实则以计罽之也。竺方转侧欲眠，忽闻人小语曰：“舍妾孤栖，君乃在此高卧耶？”竺亟张目视，则青眉立于榻侧，因诘其何以至此。女曰：“君之危若履虎尾，犹问乎？请即从妾归。”竺内惭，因诈以醉辞。女以气噤竺面，冷若鬻栗之风，酒顿醒，强起随之行。女顿以纤腕相握曰：“去！去！”遂悄然出走，恍若梦寐，而身早在室中矣。既归，女延之坐，长跽且数之曰：“妾携君远离故里，虽不敢望君大成，亦宜自爱。今君数作游荡，几以丈夫之躯，陷入妾妇之队。使狡谋果遂，不独妾羞为弥子之妻，君又有何面目，归向桑梓乎？”语甚悲咽，泣下数行。竺愧悔无以自容，颜色沮丧，莫措一词。女恐其过惭，乃起以温言慰藉，曰：“后无复然，过贵于能改也。”遂仍欢好，不再言。乃富家子疑竺为妖，与众共首于县。时巴陵苏荇臣，以进士宰常熟，素稔富家人有邪行，不欲究其事。然因马朝柱一案，逮捕妖术甚亟，爰命役拘竺。竺至，公见其少小，且事涉暧昧，略加研诘，竟笑遣之。

竺归肆，女忽谓之曰：“是地不可复居，将有祸至。”遂货其器具，束装北行。徙家于瓜步间，爰卜山阳之南郭而居之。女以竺少不更事，前因多资，至荡其心，遂不复设肆，日令竺荷担入肆，所得者仅足糊口。己乃茅屋数椽，纺绩相助，此外别无赢余。竺渐不能堪。每出，窃与市儿赌。始以获采，少助杖头，遂欣欣以为得意。故女知而不问。一日，女出汲，突遇同巷某。瞥见之，惊以为神仙中人。盖某业赌博，以得罪于势豪，方切忧惧。见女，居为奇货，顿思假此以为释憾之计，献媚于豪。因乘间以言饫竺曰：“子业此欲贍两口，势必有所不能。且男子远离乡井，当思奋身立业，始可归见里族，若仅日觅蝇头，竟同株守，不第不能归，归亦何颜也。”竺闻言，适中所患。乃咨嗟曰：“君言良是。但无处措资。业何由立？”某又佯为踌躇，徐曰：“此事亦非大难，某同辈中某某，均以搏起家，获资巨万，闻子采兴其高，战无不利，盍为此不母而子之策？白手可致素封，犹愈于坐操会计多多矣。”竺本以此自负，又不禁歆羨之私，遽攘臂曰：“君能货我数缗，我当试一为之。看花骨子，非我如意珠耶？”某慨然许诺，暮又偕一人来曰：“予适小匱乏，货于此兄，幸如数。请即署券。”竺素不能书，女虽能，又不敢以告，即倩某捉刀。其名实即某豪，竺不及知也。其一人得券，即以资付竺，匆遽而去。竺亦未及致诘，径携资就某家赌。其始小胜，后乃大亏，比及鸡鸣，早已万钱立罄。众哄然散去，竺亦垂首而归。抵家倦卧，女故悉其所为，亦不致诘。又明日，竺诣某处，与商背城之策，数往皆不遇。瞬息月余，某忽偕数人至，衣帽甚都，前人亦在内。某谓竺曰：“积欠猝未能清，其子可偿也。”竺为此故已私蓄千钱，毅然曰：“息几何矣？”答曰：“五十缗耳。”竺骇曰：“其母仅十千，其子何反数倍耶？”众曰：“语都不

类。”亟出券令竺自阅，则已千缗实书其上矣。竺不觉颈赤，与某力争。某亦不相下，手口交加。众咸怒曰：“逋欠者亦敢肆虐耶？”遂群殴之，几毙而后去。邻人有怜竺者，扶掖入室。女为之抚摩疮痍，毫无诟谇，人益贤之。

诘朝，豪仆又来取索，旦风示其指曰：“能以妇偿，百缗尚可得。”竺大詈之。其人即返，又引前数人来，挝门秽辱，比邻俱掩耳恶闻。女背竺出，亟止之曰：“若勿尔尔，若之意，在人不在资，侬已知之。但竺为侬夫，今甚狼狈，伉俪之情，不忍遽绝。归与若主言：‘果相悦，俟竺愈径来相迎，侬固不惜此一身。’”豪仆闻之皆喜，敬诺而去。里中聆其言者，俱以女为缓攻计，即竺亦不疑其有去心。浹旬，竺已复初，惟忧豪家来索逋。已而果至，女出与之约，竺亦不能尽知。晚间，女置酒室中为竺庆。少酣，女起，满斟而语之曰：“妾为君妇，三载于兹，不克有所裨益。既致君离其乡里，骨肉不通笑言；今又以蒲柳之庸姿，辱君于狂奴之毒手，心实柞焉。刻下积逋无偿，进退维谷，君将何以处之？”竺默然，既而叹曰：“予诚不肖重负吾卿。豪家之事，情甘与之涉讼，他复何言？”女泫然曰：“君奚固执若此？君以异乡之身，与豪右相较，危可翘足而待。若整装急旋故土，上可广先人之祀，下可酬兄嫂之恩。计诚莫逾于此。”竺已喻其悒，因曰：“我归，子将若何？”女曰：“豪之所图者色也。妾以色事君，即以色事豪，渠必不追吾夫矣。”竺粲然色异曰：“是何言也！予宁死，不以妻抵债！”女遂不再言。及寝，又以利害说之，竺方首肯。女即起为之治装，促之行，曰：“不可缓，迟则祸至矣。”竺尚留连，女强之出门，以手麾之。竺遂不能自由，大奔若狂。直至百里外，始复其故步。暮投旋店，计去山阳已二日程。

竺终以女为念，止不复前，将以探其耗。阅五日，果有自淮上来者，且其熟识也。见竺，即尤之曰：“子诚负心，捐妻子而远遁，令其死于强暴，情何以堪？”竺故预料有此，乃大恻。诘其颠末，人曰：“尊阃至豪家，涕泣不食，夜出缢于其门，尸重不能举。官知之，检其怀中，得血状具诉其冤。官将逮子，莫知所往，因置豪于法，并诱子者亦得罪。邻里咸称快。予来时，狱将具矣。”竺心又少慰，乃市楮镪祭之野，痛哭至呕血。卧病传舍，时时饮泣，旋复迷惘。沉顿间，女忽欻然入，就榻抚视，且笑曰：“妾已得生，君何为欲死耶？”竺愕然曰：“闻卿已殉节，今至此，得毋学桂英来索王魁命乎？予诚负心，歿亦无憾。”女又笑曰：“年已如许大，何犹菽麦不辨，呱呱作小儿啼哉？妾本狐仙，宁无自全之策？向之歿者，特江间一片石，岂侬亦效痴妇人，做投缳鬼哉？”竺夙知其灵异，欣喜不胜。而病已甚惫，女投之以药，遂霍然。女又谓竺曰：“妾不可露形于此，致人疑怪。当仍往前途候君，君亦无久滞。”乃先行。竺至次日亦就道。至夕，与女重圆于旅次。行谋他适。女不可，曰：“前因一时孟浪，屡蹙于他乡。今而知安乐莫如故土也。请即偕归，不再与君作汗漫游矣。”于是，出金为竺制衣履并己之妆饰，遂返本邑。

初，竺之兄不见弟，欲讼其师。乡人有见竺远行者，力止之。而兄嫂恒思忆不置。一旦见竺携艳妻复其邦族，咸惊喜。竺诡言娶于它邑，人亦不疑。女以资授竺，使仍设肆于市，而迎其嫂与兄奉养于家，曰：“为我约束狂郎，妇虽智，究难箝制夫也。”自此，竺与女力作，家日以裕。余初见青眉，深异其非人。因再三诘，竺甫肯缅陈其概。更谓予曰：“微君之文，予妻将湮没毕世矣。”余亦喜其相夫之智，持节之坚，遂援笔而为之传。

(《荳窗异草》)

假鬼

吾师马佩琛先生，数从南来。道经某地，失其名，御者辄迂道而过之，亦未暇诘其故。己亥仲春，自粤东罗定回辙，将赴京，复由其处，御夫则扬鞭径过，不再趋避。先生因微叩之。笑曰：“旧传斯地有女鬼，颇能为祟，故避之。比年已嫁去，径行固无害。”先生益怪而询之。御者指路侧一古冢，答曰：

“鬼居此中。衣色绯，被发吐舌，面颜无血色；每遇行旅一二人，辄出现，人恒弃其辎重而奔。如是者数年，殊不知其何怪。

“客岁有某者，未稔里居，中岁无妻孥，因赴淮北访所亲，少润囊橐而返，踽踽焉独行道中，顿忘是地有此异。比至，始忆之，遂股栗不能前；既而侥幸其匆匆疾驰勿顾，盖乘鬼不及知也。俄闻冢中有声，啾啾长啸，心益惴惴。视之，一鬼自墓出，状如人所传，乃大怖欲窜。鬼行如风雨，呜呜然相逼而来。其人即欲弃所荷脱然而走；转念奔波千里，甫得此蝇头，一旦掷之，殊为扼腕；且鬼不过祟吾身，岂利吾有？因逡巡不能舍。鬼且咫尺，吼啸倍急，更呜咽作啼，致其人毛发胥竖，而终莫割所爱，踉跄思遁。鬼亦仅迫之，无敢前。其人急计顿生，思以老拳尝之，宁为鬼死，不甘财亡。爰出鬼之不意，直前搏之，随手而仆，一若荏弱不胜者，益得志，扬臂奋击，鬼早娇啼乞命矣。其人讶甚，谛观焉：红笺数寸，飘扬绿莎，饰状如异鬼。

“其人不禁大骇，乃停腕诘之。则泣告人曰：‘某家距此里许，身实女也。徒以老母在堂，终鲜兄弟，无已，腆颜而为此，以备甘旨之需。今已小康，但此身子然未偶，曾默祝曰：有能识吾迹者，吾即夫之，不再作此腆态。幸所君遭，其命也夫。’其人闻言惊喜，意犹未信，遽捋其襟而验之，鸡头半垂，宛然闺质。益大喜，释之令起。女腆然整衣，导以同往。

“须臾，抵其家，茅屋低矮，篱落洒然，隐有殷实之象。初入，见一姬，龙钟残疾。女告之故。羸然曰：‘固阻儿勿再出，今竟何如耶？虽然，郎君之胆，亦较升斗为巨矣。’因谓其人曰：‘老妇孤孀已久，藉此女得以存活。向因无以养生，适古冢留一巨穴，渠遂作此狡狴。今且十稔，待缘未嫁。君若琴瑟尚虚，盍赘此为吾婿？小妮子亦无颜业此矣。’其人敬诺。是夕，即结为伉俪。女家颇裕，某亦心安。旬余遂移去，不知所往。”御言次，犹遥识其处，庐舍俨然。先生至都，每举以告人，靡不惊异。

外史氏曰：“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人自仓皇，鬼何能为祟哉！而世之狡者，又故借幽冥劣相，以吓嗤嗤之氓，吾不知真鬼闻之，其亦揶揄否耶？犹忆京师某巷有鬼，夜深辄出，宵行者遭之，每遗弃衣物，与此事颇类。巷中逻卒王某，醉中见之，其首如栲栳，纸条飞鸣，周身皆白毫，约寸许，朱其目，赤其口，形状可怖。王已沉酣莫惧，反嫚骂曰：‘若鬼耶？应避人。汝反逐人耶！’鬼闻之，折身却走如辟易。王察其有异，疾趋而前，摔之以力。鬼亦仆。王审知为人，剥其面，褫其革，径抱以归。烛下视之，则羊裘一袭，乱毛如猬，面具乃以汲水器为之，涂以朱墨，则楮乱粘而已。明日传视，见者俱大笑。王至今犹衣其裘，但未稔其人雌雄。”

（《萤窗异草》）

老学究

爱堂先生言：闻有老学究夜行，忽遇其亡友。学究素刚直，亦不怖畏，问：“君何往？”曰：“吾为冥吏，至南村有所勾摄，适同路耳。”因并行。至一破屋，鬼曰：“此文士庐也。”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凡人白昼营营，性灵汨没。惟睡时一念不生，无神朗澈，胸中所读之书，字字皆吐光芒，自百窍而出，其状缥缈缤纷，烂如锦绣。学如郑孔，文如屈宋班马者，上烛霄汉，与星月争辉；次者数丈；次者数尺；以渐而差，——极下者，亦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。人不能见，唯鬼神见之耳。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，以是而知。”学究问：“我读书一生，睡中光芒当几许？”鬼嗫嚅良久，曰：“昨过君塾，君方昼寝，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，墨卷五六百篇，经文七八十篇，策略三四十篇，字字化为黑烟，笼罩屋上。诸生诵读之声，如在浓云密雾中。实未见光芒，不敢妄语。”学究怒叱之。鬼大笑而去。

（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）

南皮许南金

南皮许南金先生，最有胆。在僧寺读书，与一友共榻。夜半，见北壁燃双炬。谛视，乃一人面出壁中，大如箕，双炬乃目光也。友股栗欲死；先生披衣徐起，曰：“正欲读书，苦烛尽，君来甚善！”乃携一册，背之坐，诵声琅琅。未数页，目光渐隐。拊壁呼之，不出矣。又一夕，如厕，一小童持烛随。此面突自地涌出，对之而笑。童掷烛仆地；先生即拾置怪顶，曰：“烛正无台，君来又甚善。”怪仰视不动。先生曰：“君何处不可往，乃在此间？海上有逐臭之夫，君其是乎？不可辜君来意。”即以秽纸拭其口。怪大呕吐，狂吼救声，灭烛而没。自是不复见。先生尝曰：“鬼魅皆真有之，亦时或见之；惟检点生平，无不可对鬼魅者，则此心自不动耳。”

（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）

